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飲水齋文外集

新世界學報序例

瑞安 陳黻宸 介石

世界之立文化之成推而論之大要有二曰政曰學學者所以學  
 政也雖然吾不敢言政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學其盡匹  
 夫之責歟中國言學尚已然如今日者乃吾學界中四十年未有  
 之一大開闢也絕亞洲大陸橫度太平洋涉美歐非澳諸區域國  
 殊教人異俗先二十世紀挾聰明智識之長肆力於所見所聞  
 抽理於蹟斷事必綱綱羅故實摘英擷宋用學術為當時倡通內  
 外之郵滙古今之全風馳電激薄影而飛鼓自然之動力藉以操  
 縱世宙俾併出於一途苟不可得亦將舍我所短效人所長與列  
 強諸巨子相馳聘上下於競爭場中門鍵而徑闢之為文明國作

者言以傳諸人以垂諸後中國之興其必自此始矣或曰今天下  
之禍亂亟矣子之所言乃數十年以後之事也旦夕之變庸能待  
歟夫此數十年者乃即與旦夕之變相消相引以相補救於無形  
者也况自今以往數十年數百年以至數千數萬年而長以下學  
之民從事於其間則亦終此今日之天下焉耳抑欲求如今日之  
天下而不能也智存愚滅天擇其羣睠念黃人不覺淚下嗚呼我  
其如斯民何矣夫慧業無量若天境然白種多材但絕一球是小  
行星在大空中較彼覺知視智全體海蛤河沙殆非比例况我同  
胞皆不及彼大地如塵羣生如睡學報之設庶亦於世界有濟歟  
我又未知其濟與不濟也然以求補救什一於千萬者今或有賴  
於是舉也歟今或有賴於是舉也歟區其例為十八門曰經學曰  
史學曰心理學曰倫理學曰政治學曰法律學曰地理學曰物理

學曰理財學曰農學曰工學曰商學曰兵學曰醫學曰算學曰辭  
學曰教育學曰宗教學

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體要具存而亦必有其用焉

史遷以後中國之史絕矣雖然此非作史者之罪也

周秦大家東西哲學梵辭精奧語錄雜糅斯皆心理學之犖犖大

端歟

人生必羣以羣為倫我與人接而倫理出焉

我固不敢言政矣而其學則盡人可知也

法家者流盛行秦後獨彼白人識此精蘊然則中國之法律可廢

矣

地理者與政治法律有密切之關繫而史學之一大別子也

化歟聲歟光歟電歟取不禁用無極此造物之無盡藏也而彼得

斤工

竟

溫 市 函 書

其原理焉

理財政治之一端也今東西國為專門學科夫亦扶弱振衰之助歟

中國古以農立國農其可不講哉

工之興也其我農國之進步歟

東西鄰之講商務亟矣斯我前事之師也

萬國弭兵乃見太平今匪其時則兵學尚已

民德民智植根於體衛生之學醫為大宗

幾何原理探奧入微世運推移於茲先覺莫詎以數盡哉

語曰辭達而已矣辭者文明之嚆矢也

綜古今而齊中外教育之形式具矣而貴有其精神也

或曰今者宗教改革之一日也然我不具論論其異同盛衰之故

溫州市圖書館



經術大同說上

經自周季以降有大變動之原因四而秦火不與焉漢武帝立五  
經博士罷黜百家是為經術排外之世界學官競立專經之士奉  
一先生之言願為之尸冀為其後世終其身不敢祧是為經術封  
建之世界東漢以還專門之學衰士趨功令若騫馬融鄭康成為  
之魁網羅眾家於一軌海內翕然宗之至唐後近千年循塗  
轍如一日是為經術一統之世界宋儒表章羣經於往而不反之  
餘舉前說而一空之功亦不為不鉅矣然其弊也獵陳義而棄微  
言襲虛理而忘至道後學喜其說之可託至以弱天下而不覺是  
為經術專制之世界夫經者天下萬世之公言而非一人之私言  
也章氏學誠曰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夫孔子豈以經私諸己  
哉六經皆古人經世之書孔子豈以經私諸己哉然而周衰道裂

一儒生無所用守其殘說以遺後人其後乃相與表而尊之荀子  
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嘗謂老聃曰我治詩書  
易禮樂春秋六經又曰孔子繡十二經說老子莊荀皆出子夏門  
人則六經之名之始於孔門弟子無疑矣雖然此亦非以其經私  
諸孔子也然既有所尊矣尊之不已筆而傳之傳之不已羣而爭  
之而其漲力乃大發洩於秦始皇燔書之一舉我謂秦始皇之焚  
六經黜孔氏言乃所以鼓激其動力起儒術之衰振而興之俾震  
盪流溢於壅遏不得伸之日而挾以垂諸數千萬年以後者也夫  
天下惟反動力為大可用秦始皇舉百家之言非秦法者悉燒之  
非徒孔子之言也而於六經尤甚六經其不傳矣然而陳涉以孤  
鳴篝火之奸先天下發難而魯諸儒持禮器往歸之孔甲至為其  
博士殉之以其身烈士之雄哉項羽一霸徒耳及其亡也魯中諸

儒甘為之死守弦誦之聲雖國破身戮而不廢善哉太史公之言  
曰陳涉起匹夫驅丸合適戍旬日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  
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氏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  
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涉也項羽之入咸陽廢秦祀為諸儒  
復讐也故魯諸儒亦以其國殉之夫惟秦滅絕經術最甚故經術  
之恢復亦最早然漢高帝繼秦有天下而用叔孫通蕭何言以法  
家之術為主文帝改好刑名學至於景帝又不喜任儒而竇后以  
黃老言率一時談經之士罕進者然而伏生田生申培公轅固生  
高堂生之徒且躍躍然起於其下矣夫當周之衰微諸儒出其艱  
苦卓絕之力於羣言並起之時兢兢惕惕與百家之徒相馳騁而  
中絕於秦火至以死爭之幸有一綫之可延矣而卒為黃老家刑  
名家所勝延而復絕者近百年夫以其奉之之專尊之之盛傳之

之久爭之之力而又殉之以其身殉之以其國而猶未能與至興  
矣乃激而為排外之舉其亦有出於必不得已而為此者矣故當  
武帝之時其趨而為經術之排外者勢也  
抑排外矣排之而不能必其不我爭也爭焉而不能必其不我勝  
也於是不得已而求其助求其助矣而又不能以一人助之於  
是不得已而多其與多其與矣而又懼其力之不專於是不得已  
而出於分或守一經焉或傳一卷焉或為一家之言焉人自為界  
各不相侵於是人人有特權而羣出其力以衛吾經說然其極也  
至以一書之義予戟競出一師之軌胡越異奔相詆相伐相拒相  
并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其於人也不惜攻擊排絕之過甚萬方以  
求其隙而尤有未厭者然其於己也張其軍岸其幟如臨大敵如  
登壇坫號召一方閉關而立而究之皆藉以行其排外之力而為

六經守封疆衛社稷者也故其尊經一也晉鄭搆兵孰非姬宗之  
衛冠裳萬國咸為正朔之歸夫由經術排外之世界趨而為經術  
封建者又勢也

夫藉封建以為經術排外之助未有不能勝者既勝矣而無外力  
之我爭斯不覺內競之漸弱東漢經術專門之徒蓋視西京較微  
矣惟其微也智者執其樞以轉之而舉向之分者漸而歸於合矣  
向之為我與者漸而無恃於與矣向之求助於彼者漸而無藉於  
助矣向之為我與為我助而因與我爭者漸而無所容其爭矣則  
以向之所貴於排外者今則無外之可排故也夫以排外之故激  
而出於封建以無外可排之故封建將終於必變於是經術封建  
之世界易而為經術一統之世界夫一統者乃經術之進步也然  
且尚其文焉美其稱焉壯其外觀焉兢兢然惟經之是頌是禱是

惕是懼是枕是菲而無當於經之用而巍然為六經宗子者亦但  
欲人之頌之禱之惕之懼之枕之菲之而不欲其用之且曰為是  
言者吾能尊顯之不然者為經之亂臣為經之賊子於是經術一  
統之世界流而為經術專制之世界殿陛尊嚴懍然難犯而閱其  
所以從事於經者則章句也陳言也利祿所從出也設以處東京  
馬鄭之世吾知其喋不能一語而無與於一統建業之大勲巨矣  
以處伏生田生申培公轅固生高堂生之時吾又知其無與於封  
建執牛耳之霸圖矣而設有秦皇之君出焉吾未知其能抱噐伏  
處死守以待其變如孔甲魯諸儒之徒否也夫以經術而有專制  
之世界此亦世界變動之極點而非古人作經所及知者矣然則  
經之興無日矣雖然世界之變態尚矣經術未有遽以專制終者  
也

專制者以愚人為第一義經所以益人之智而奚取於愚為而專  
制不然故其術有二一分其心而使之不能專一壹其心而使之  
無他用是故用其心之力於羣經以外與專致其心之力於一經  
者皆專制之所必誅也夫至於心不能專而無他用勢不終於自  
愚愚人不止愚矣而以專制之術行其間斯無復有慮其叛之者  
矣慮其爭者惕外慮其叛者防內奸故向之從事於爭者必以  
排外出之至於一統之世而舉昔日所排反其術以加之於其內  
吾觀今之通經者有一經之不知有一語之不合於經則因以自  
慚而人之視之以其叛經也亦遂從而擯之斥之而相與慚之於  
是人各致其力於記誦之途而理想遂絕理想之既絕矣雖讀羣  
經而不得一經之用然且幸其用遂從而成之於是人各致其力  
於形式之常而精神遂衰夫經者古人理想之所寄精神之所萃

而藉以啟萬世天下之人之智者也以我之思想與古人之思想  
兩相併以我之精神與古人之精神兩相遇必有得於其經之外  
與其內之足以啟萬世天下之人之智而有其神焉明焉貫而通  
焉者而我且無取其神其明其貫而通故於其外而絕之而又於  
其內設一格以限之此皆所以慮其叛而防其奸故迫而出於專  
制之一術然而以一無理想一無精神之人誦其文琅琅然釋其  
義璨璨然引伸數萬言咕畢數十載視其經之盛衰顯晦存亡續  
絕漠然無與於吾身而吾但倚以為名焉悍然以經術家自命而  
人亦以經術家稱之嗚呼是真與於叛經罪人之甚者矣  
雖然是非治經者之罪也夫當經術專制之時又非出於此不能  
何者彼固以經為無用者也况自經數千年上下一心相摩相磋  
相引相成而又為其中社會之所漸化議論之所搏擊相趨以至



於是以其弊所自出而蔽罪於宋儒倡始之人宋儒不任咎也由  
是而上之而蔽罪於馬鄭諸儒不任咎也且由是而上  
之而蔽罪於漢初執一經守一說之徒執一經守一說之徒不任  
咎也夫漢初執一經守一說之徒與馬鄭諸儒及宋儒之倡始者  
固有功於六經者矣然其弊乃至此夫由經術排外之世界易而  
為經術封建之世界以經術封建之世界易而為經術一統之世  
界以經術一統之世界流而為經術專制之世界此亦勢之所趨  
而為言經術者所無可如何者也  
斯何故歟斯何故歟夫羣天下之人之心之力之耳目專而注焉  
紛而馳焉必使伏於我專制之軌下而馴其驅策焉馴之不可必  
思有以畏之畏之不可必思有以誘之誘之以利誘之以名誘之  
以勢誘之以文無已則誘之以理誘之不可則姑從而聽之夫至

於聽之則非王陽明氏顏習齋氏黃梨洲氏獨來獨往具數千年  
大特力之士不足以與於此矣於此求天下蓋鮮矣而我之所以  
行其馴之畏之誘之之術者固已大逞其志矣此朱明氏所以挾  
制義以愚天下士率天下而羣奔走於經術專制之一途行之數  
百年而無人出而爭之爭之而又無足以勝之者無足怪矣  
人之恒言曰專制政體專制政體而我謂學術之專制尤可畏夫  
人之理想精神不自學術中來經者所以啟萬世天下之人之  
智而逼出其理想精神之用而將以行之於今也而言經者且專  
之且專以奉之于古曰此古人所為作也我但奉之尊之守之而  
勿失如是斯可以言經矣夫果以奉以尊以守而勿失則必有其  
所以行此奉而尊而守之勿失之術者然亦有以行之矣其行也  
乃其經之迹耳古人不得已之言耳故即能行之反有時藉以顯

獎其經術專制之用不然則亦陰用之以默助其專制之術之成  
然則今之所謂奉而尊而守之勿失者經之名耳非能盡其實也  
夫但以其名而已此專制之術所以必行也歟然即以其名言而  
專制之術已不可行矣嗚呼此乃秦始皇焚六經黜孔氏言之一  
日也吾又以知勢之所趨而經術中世界乃復有其大變動之原  
因矣則雖以盡經之實可也而何論於名哉然吾不遽以其實求  
之而姑以其名言之  
經尊稱也雖然經又通稱也竇齋氏曰六經皆史後儒以其出於  
古而經之經哉經哉書文車軌肅奉一宗體統森嚴不寒而慄嗚  
呼是學術中大專制之特權也夫經非一人之私言孔子不以經  
私諸己孔門弟子不以其經私諸師此則萬無疑義而可決其說  
之必當者矣然經乃以擅尊無二上之稱於天下尊之而益有以

界之於是與經並稱者曰子如蠻夷大長不奉王章儼然自成一  
敵國而人不以正統歸之依經而存者曰傳如列國用命俯首於  
一王之下對經而立者曰史如附庸小國不能與大邦相抗衡因  
經而成者曰註曰疏曰義則亦其下之望風承命趨而走奔而前  
者耳如是以言經經之尊亦甚矣然而爾雅者羣經之訓詁也論  
語孟子者一子之撰著也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以傳春秋而成書  
乃傳記之自為一家言者也乃後人以尊聖人之故而并其書尊  
之以尊聖人之書之故而并其書之附出者尊之然尊之不以其  
實而以其名曰五經曰六經曰七經曰九經曰十經曰十一經曰  
十二經曰十三經曰十四經名分巍然總之不離於尊其名者近  
是

雖然經者非一人之私言而天下萬世之公言也且古亦有知此

義者矣揚雄漢之通儒也作法言以象論語作太元以象易王通  
曠代逸才也作六藉以擬古人陸象山氏之言曰苟知其意六經  
皆吾注脚陽明弟子以文中子擬經為非而陽明斥之此數君子  
者固知經非一人之私言天下萬世之公言也然而後儒之議雄  
者議通者議陸王者後先接軌迄於今不衰夫彼固自以為尊經  
矣然尊之不得其術則經不可尊且人亦以其尊也將有從而篡  
之并從而褻之者而經之名乃幾為所奪而不能以獨立何以言  
之墨子韓非尊經者所斥為異端而攻擊之屏絕之不遺餘力者  
也然而墨子有經說韓非有儲說經傳是豈吳越僭王為大義所  
必誅哉雖然此殆其所自名耳而弟子之尊其師者亦復各經其  
經莊子天下篇曰苦護鄧陵之屬皆頌墨經而老子以道德真經  
名莊子以南華真經名列子以沖虛真經名以我尊經之特力不

能遏之於其先後世之言天竺言者皆稱經而以我尊經之特力  
又不能挽之於其後於是經術專制之權漸失夫學術之不能專  
制者又天下萬世之公言而非一人之私言也而世之尊經者每  
欲爭而絕之絕之不能不禁扃其戶鍵其門峻其垣墉而不使人  
焉曰此亦經其所經而非我所謂經矣然已無救於其名矣無救  
於其名則亦舉其名以公之而從事於其實斯可矣然猶力爭其  
名斷斷然如負重讎大其聲以疾呼曰我之名不可奪嗚呼是又  
與於不智之甚者也  
雖然此猶經之名之奪於所篡者也而其名之奪於所襲者如師  
曠之禽經伯樂之相馬經彼乃岸然以經名哉况由此而下之酒  
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棊則有張氏經茶則有陸氏經輾轉  
因襲僕數難終此又不啻潢池弄盜用其斡木揭竿之智以自雄

於南面而尊經者究無如何矣夫我方將以尊經之名而俾天下  
之為學者羣歸焉而其名之淆亂不一至此經哉經哉其奪於所  
篡者我既不足以爭之其奪於所襲者我又不得而禁之嗚呼一  
學術也而顧無所用其專制哉一學術之名也而顧不可以其名  
專制天下之名哉  
知其名之公而經之實出矣古所以名經者以其出於人生日用  
行習之所必需而為人人所當言所當行者也孔子曰我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而其作春秋也又曰我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  
深切著明然則經之可尊固在彼不在此夫天下未有必無可行  
而能以其言垂萬世而不朽者也或曰此蓋無其人故夫人類自  
有生以來變遷推行其質愈細其種愈靈今人必勝於古此天演  
之定例通理也而謂無人以行其言非吾所敢知矣或曰此其時

之不同故夫謂其時之不同是也古固有不能行於今者今之時  
固有非古人所能知者然此必以其進步言之而今之尊經則非  
其進也其退也視古若天視五帝三王如神視孔孟如鬼怪視詩  
書如古玩器循循然蠕蠕然挾之以自重挾之以重人羸劉以降  
此風蓋非一日矣於此有一物焉為人日用行習之所必需而人  
不知其需之亟也寶之貴之直視為數千萬年前罕有之物日供  
玩弄而無當於目前之用吾不知其於此物何如矣於此有一人  
焉生氣慄然其言為人所共言其行為人所共行而人不知其所  
以言所以行也家尸而戶祝之直視為土偶木偶任人崇拜禱之  
無靈呼之不應而以其魄然者見重於庸耳目吾不知其於此人  
何如矣今之十三經是四萬萬人公共之骨董耳今之五帝三王  
孔孟是數千年古塚之朽骨耳故經必以能行為要



况即不能行而猶能言焉則以闡其原理可也證其實跡可也明  
其是非可否以為當世鑑可也而今之尊經者幼童習藝白首不  
詳竭數十年之力從事於一字一句之間蟲魚雕鏤擊悅致飾而  
要於經矣當歟夫弊其精於一無所用之地而於己何功且示人  
以登天不可階之情之形而於人何濟然且儼然自許曰吾尊古  
夫古者枯槁不可施於今之謂也曰吾尊聖人聖人者畫人可為  
而非絕人以不可幾及之稱也然則經固不可尊歟曰我不以一  
人之私言而尊之而以天下萬世之公言而尊之而後經尊而後  
聖人尊蓋我固將以古之所行者施之於今也  
然古之所行固有未能施之於今者此又時勢所值萬不得已而  
非人之所得強矣然則以經而尊之以古聖人之言而欲行之是  
又與於不智之甚者矣雖然挾古聖人六經之說即以治今日之

天下不難此我所敢為今日之天下而決其必然者也天下公例  
往往有洋溢放濫於數千載以後而其說先見於數千載上者今  
白種可謂極盛矣然其大效明驗乃發於古希臘諸先哲之說蓋  
其昔亦有行之者然卒一蹶不能復振至於今而後或行孰謂古  
之不可施於今哉夫欲言變今必自復古始此又其大變動之原  
因之可尋者也  
夫歷二千年之排外之封建之一統之專制趨而至於今日經術  
之盛有日矣雖然此又非能舉古人之言之行一一施於今日也  
夫古之不同於今亦明矣繩趨而軌步其人必不良於行心摹而  
手畫其人必善於言故於今日言經必以闡其原理證其實蹟明  
其是非可否以為當世鑑而後於經可無憾昔之信經者莫如孔  
子矣然我嘗讀小戴記經解篇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

人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  
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  
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  
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  
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  
秋者也昔之信經者莫如孔子矣而其言如此吾安知所謂愚馬  
誣馬奢馬賊馬煩馬亂馬者非皆自命為深於詩深於書深於樂  
深於易深於禮深於春秋者歟吾又安知其果深於詩深於書深  
於樂深於易深於禮深於春秋者而必不見擯見絕於愚馬誣馬  
奢馬賊馬煩馬亂馬之徒歟况又有其時焉勢焉不得已而言焉  
必欲強為之說是又徒震乎經之名而轉忘其實者也

不然吾禹域之信經亦甚矣箋註百家軸笥萬卷汗牛充棟從者如雲其於古義古辭蓋亦闡發而無遺矣日月之經天歟江河之行地歟率海內之民咸屬其耳目併其心思以求所謂古經者師教其弟父詔其子雖其間固有艷於利馳於民驚於文辭姑假之以為說而其孤詣獨行以干城六經自期者又不可謂乏人矣是故中更變亂萬折而不可斷乃至水火之不傷干戈之不滅革命之不阻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而以李斯之暴戾滅古不能止秦博士之所藏以成吉思悍虐抗厲之氣不能使南學之不復興且以河內之女子文侯之樂人此亦卑瑣不足言而無與於經之興亡者矣然亦皆有得於古人制作之遺傳其業至數百年而不廢經之於昔亦盛矣其奮而在上者西漢之元成東京之光武明帝以昌明經術聲於時無論也王莽僭竊之渠耳而慨然有復古之志

曹魏氏司馬氏衰世之中主也然而臨雍拜老入學尊師視漢制  
有加焉北魏以夷從夏文教甲一時至於高齊之世而倫理掃地  
無遺矣然我嘗讀杜佑禮典至太學釋奠之文未嘗不廢書而歎  
也嗟乎六經之威亦赫哉自此以往而經之見重於時者視昔益  
盛然傳之且數十代矣而於世無救也民之愚者不克智矣國之  
衰者不復強矣經亦何功於天下哉况以今日時勢所趨而百家  
諸子之見排於漢初者今且駸駸乎有中興之象則皆與我經為  
敵者也環海通道學術之自彼方至者新義迴出雄視古今則又  
皆我經所未道者也夫以昔一統之力專制之權欲以大昌經說  
而其效乃如彼而於今何望哉而於今何望哉然如今日者乃正  
經術世界中之一大變動時也烟海茫茫來者何人前聖有靈拚  
衷一是今而後可言經矣故曰欲變今必自復古始

因必有果排外也封建也一統也專制也乃其因也非其果也大  
同哉大同哉殆亦向之排外之封建之一統之專制之果所由成  
哉孔子者經術大同之起點而非其實積也江河之放溢也以盪  
觴始之大輅之美觀也以推輪先之太史公仲尼弟子列傳曰六  
藝身通者七十有七人洋洋乎觀止矣然傳之不百年而經術之  
門戶起傳之二百餘年而經術之戈矛與真偽分爭紛然淆亂至  
秦火而後熄斯亦事之絕無可疑者也夫天下事之將畢巨者作  
始必簡簡故其言不詳其術不精而其統不一戰國之世人才傑  
出之一日也人人各挾其所得力或分焉或專焉咸恣肆其說以  
成一家言然其源皆出於六籍故當戰國末季蒸蒸然有日趨經  
術大同之勢設斯時有聖人者滙而歸之我經之一大幸運也  
難然此亦必不可得之勢也吾嘗謂天地之運循環無端盛衰起

伏各有其時故以人事之推遷探化工之秘鑰察未來於既往寄  
遐想於萬年數始於一而成於二二者萬物相生不已之通例也  
二者又萬物由滅而生由生而滅之變例所由出也故天地以百  
年為小運二百年為大運然其盛也衰也起也伏也一終一始尤  
必遲之遲之久而後得知其所以盛所以衰所以起所以伏者則  
欲窮盛衰起伏之原非以二千年為斷不可故吾謂經術之衰之  
伏有日矣伏之甚者起必鉅衰之烈者盛必極由秦而漢而魏晉  
而南北分朝而隋唐而五季而宋元明至於今而將復興與實自  
戰國始經術大同之運所自開也  
班孟堅氏因劉歆七略作藝文志而於九流之說揭其長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修文於六經  
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師仲尼以重其言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  
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恃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舜  
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  
時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  
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  
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利受命而不受

辭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有此見王治之無

不貫

章氏實齋之說經曰

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為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

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所謂一端者無非六籍之所該

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

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行五行書教也

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

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

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原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

新正人心書院藏書

部七錄之所叙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嗟呼經為人生日用行習之所必需而又人人所能言所能行顧以孔子之聖兼七十子之多材表章發明蓋將舉而措之於天下無疑也卒不能行而僅以其言傳且傳之久而又久而始有所謂分焉專焉以鳴其所得力者自有經可名以來未有如戰國時之盛者也乃以時勢所趨將盛也而竟衰矣將起也而竟伏矣經二千年之餘而更排外者封建者一統者專制者日轉移變革於經術世界間而其時亦自有若盛若起之勢人以其盛也起也以是為經術之將行也然亦知天地之運必有無數之小盛小起起而復伏盛而復衰積之既厚而後有其大盛而大起者因歟果歟果歟因歟經術之衰甚矣經術之伏久矣夫亦必有二千年將盛而

衰將起而伏之大因而後有二千年不衰而或不伏而起之大果  
排外也封建也一統也專制也此乃其原因之猶微者也大同歟  
大同歟吾於今日之經術卜之  
戰國之大師之羣弟子大張旗鼓以六經為周天子故宅入其都  
拔其民豆剖而瓜分之戰國之經術於大同何與哉於大同何與  
哉雖然彼猶能公其經之言於天下萬世者也彼固以經為可行  
也自漢以來之治經術者派別不一權其實有二端一為己一為  
古人為己者靡矣鄙矣此吾人之深詬大恥也彼將傲然以示於  
人曰吾為古人然古人死矣為古人奚謂哉抑為古人者派別不  
一權其實有三端一為古人奴隸一為古人弟子一為古人功臣  
奴隸賤名也然古人死矣為古人而為之弟子而為之功臣奚謂  
哉而戰國之士不以尊古而以用古不以用古而以用古者用今



夫經亦冀其可用耳孟子之有用於世無論矣荀卿莊周列御寇  
之徒彼其胸中亦時時有一用天下之意亦時時有一天下舍我  
而無所用之意是故宗旨自我言論自我思想自我信古人而疑  
古人自我信今人而疑今人自我彼直以此身與學術相終始而  
欲出其所得力者以權衡操縱於世界中使天下之人咸信其言  
之可行言而可行歟不惜捐踵頂捨軀命以為之言而不行歟而  
其書之宗論劃然者如日星之不可變易如河嶽之不可動搖而  
必非大力者所能奪故以當時孟子之才懷不得已之心率以孔  
氏之教而不能執其口而轉移之斯亦大可異矣  
夫彼固亦有所師而承之矣然其所以師而承者必以吾心所安  
證之古人之傳其未當於我心者雖聖人之言不顧也其苟當於  
吾心者信之尊之尸而陳之終其身以服事焉有入而奪之者以

死力爭之彼固人人有一經術大同之目的在其心中而或以其  
言之異而疑之果異矣然使欲其混而同焉而萃孟子荀卿莊子  
列御寇之徒於一廷使之辨詰是非而以文王周公為理官孔子  
為士七十子左右其間堯舜執公牘以蒞治之吾知其未能斷是  
獄也抑以堯舜文王孔子七十子之徒藉詩書六藝之言而濟以  
秦始皇成吉思汗之術為之調停為之剖析以畫一而整齊之不  
可則以斧鉞鼎鑊繼之而欲孟子荀卿列御寇莊周輩少易吾說  
以依違於其間吾又知其必無是事矣何者彼之所爭者乃各有  
其大不獲已於天下之心而非如後世之區區為古人効驅馳備  
禦侮甘為之北面而不辭之流也  
抑豈徒孟荀莊列為然哉申韓之治名商君之治法許行之治農  
孫吳之治兵白圭之治財亦卑之于其為術矣然亦若有大<sup>其</sup>不獲

已於天下者願為之馳逐願為之奔走願以此身與學術相終始  
今讀其書觀其議論不惜與古聖人作反比例而以犯天下萬世  
大不韙之名若甚有所甘心者然蓋彼之所爭者又非後世之區  
區為古人効驅馳備禦侮甘為之北面而不辭之流也何也彼固  
公其經之言於天下萬世而欲有以行之而後有以言之嗟乎此  
經術大同之運之所由始也歟  
夫天下必以異而致同其異焉者又必有其所以異之之故各造  
其極各附其顛而後有其所以同之之時此亦天演之公理通例  
也且即有其小異者而亦有其小同者吾不觀諸戰國以上而觀  
之於其後東漢之氣節二千年中所僅見也然亦自西京以後羣  
儒角立居爭競之中藉以砥礪其義行激發其意義積四百年而  
舉昔日儒林之選文苑之才歸而併之於氣節之一途明季學術

之盛古今殆罕倫比矣然亦自有宋以來經但徠秦山高平諸先  
生鼎峙一代為後學倡而以周濂溪氏張橫渠氏程明道氏邵堯  
夫氏陳同甫氏葉水心氏朱晦庵氏陸象山氏操議論上下其間  
至明而稍熄矣而王陽明以獨絕千古之學鼓其羣弟子而大譁  
之於是門戶競分而其歸為黃梨洲王船山顧亭林李二曲孫夏  
峯顏習齋唐鑄萬之學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抑吾不觀諸中國而觀之於歐洲彼孟德斯鳩盧梭達爾文赫胥  
黎斯賓塞爾之徒亦復人有其說家自為書各挾其相摩相抵相  
感不相謀之術無古無今以傳於人以垂於世然而今日泰西學  
術之盛夫人而知之矣蓋庶幾乎望大同之域而躡其影以追之  
矣然則以戰國之經術為大同所自始者此固非不經之談也  
然以戰國經術之盛而卒厄於秦火天歟人歟曰人也秦始皇雖

暴悍豈能與天下爭興衰成廢之權哉經術之衰亦天下之民自  
為之雖然此亦非民之咎也蓋自堯舜三代以來闢草昧而進文  
明經時未久其所以鼓舞而振興之者已漸有以貫輸於學士大  
夫之智腦中而其功效未及於民也是故以春秋人才之衆而其  
才者類皆出於公卿貴族而民絕無聞孔子老子墨子學術之最  
或者也然而孔子魯大夫也老子周大夫也墨子宋大夫也今之  
尊孔子亦盛矣然使孔子生於賤族而無鄆大夫之近援宋公族  
之遠因其不為不識字之農夫者幾希矣荷蓀丈人長沮桀溺緇  
惟漁父之流或亦有思想而無學術故雖為聖人所敬而不能為  
天下所信其伏而不出也固宜至孔子以經術先天下而七十子  
三千之輩羣焉趨步於其後此風蓋稍變矣然亦賤族少而貴族  
多斯又我所敢懸斷而知其必然者也



何以言之戰國去春秋且二百年貴族之權力漸衰矣而又當羣  
雄分裂之秋草茅之流得拔起於朝廷以自奮於學士大夫之間  
是故申子以賤臣興許行以農鳴蘇秦以力作始呂不韋以商貴  
而有所謂鬼谷先生者諸強國公卿出其弟子籍者甚衆蓋亦當  
時賤族者流而出其學術以先天下者也宜乎天下之民之從事  
於學者之多矣然而孟子為魯公族荀卿為蘭陵令莊子為漆園  
吏商君為衛庶尊韓非為韓諸公子鄒衍為稷下學士長彼亦皆  
有其大可馮藉之勢而後得以其說動一時則以其民之未進於  
文化必非旦夕所能為力可知矣  
夫天下之學術未有其功效未及於天下之民而僅以數十百學  
士大夫之身提倡而力爭而遂足以勝之者也陳涉項羽之起兵  
也亦其民之苦於戍役激於苛政則然耳而其初焚坑之禍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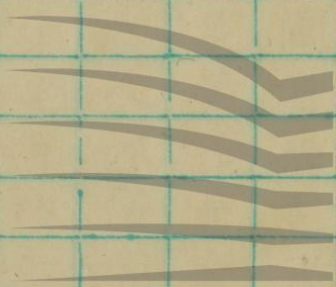
罪學士大夫者民不問也其得罪六經者民益不問也不然吾知  
嬴氏之不祀不必待魚陽大澤之嘯聚當道白帝之伏誅而立決  
於李斯制法周青臣面諛之日矣故以戰國豪桀之士各奉其獨  
得之秘獨有之奇以致力於古聖人六經之說而必欲有以行之  
而必欲公其經之行於天下萬世而卒不能與秦始皇爭一旦之  
權而坐令經術之將底於大同者轉消沈湮沒於二千年之排外  
之封建之一統之專制之下旋廢旋衰旋起旋伏而乃有今日也  
今經術世界乃誠戰國以來二千年之一大果哉吾尤不解今之  
尊經而奉聖人者鴻溝千里畫疆自帝往往以異端以非經無法  
盡舉古人之自為一家言者而例視之夫異端者不祥之器也非  
經無法者不祥之名也然我且欲進而告之曰聖人亦不祥之名  
也經亦不祥之器也夫使人人皆聖人而即無所謂聖人矣夫使

人人之言皆可為經而即無所謂經矣故我甚願天下之學士大夫之能為經說也吾尤願天下之民之盡能為經說也我甚願天下之學士大夫之能為聖人也吾尤願天下之民之盡能為聖人也夫天下之學未有其功效未及於天下之民僅以數十百人學士大夫之身提倡而力爭而遂足以勝之者也故吾尤將以春秋戰國時之經術之貫輸於學士大夫之智腦中者轉而貫輸於羣天下之民之智腦中而後大同可望矣若是者始可言經術若是者始可言經術之行

然吾又知其必有此時也夫經者天下萬世之公言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民豈愚哉民豈愚哉其與學士大夫之身之言經術者其腦質同其靈魂同其筋力同其意想同設非以其向之排外之封建之一統之專制之舉而施之吾知經術之行也必矣且苟不能

施之於天下之民而即不足謂之行矣抑即舉而施之於天下之  
民而使民循其實行而未識其精意而亦不足謂之行矣故自有  
經可名以來雖謂之一無行日亦可何者昔固未能公其經之言  
于天下之民即所謂經者殆亦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萬世之公  
言歟  
或曰尚書儀禮周禮二帝三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而亦謂之未行  
可乎夫此固已行矣然亦未足以盡古人之所當行也即所行者  
亦未足以盡古人之所欲行也抑即舉尚書儀禮周禮而行之矣  
而以尚書儀禮周禮之蘊蓄之宏包孕之廣尤不能於古人所行  
盡之故其實行或存於記載之中而其精意乃微露于文字之外  
此在讀書者之深思之自得我且欲為天下為經術言者高推而  
臚述之况古人有政治之書有議論之書有思想之書斯非可一

律視也我亦欲為天下之為經術言者商榷而臚述之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新工自心書區後單第...

浙江省圖書館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經術大同說中  
偏激小儒聞而瞋目曰燒經哉燒經哉禍我中國者經也我不憚  
為秦始皇我不憚為李斯我不憚盡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書而一炬之而使天下之人不復聞其事  
知其人誦其言而慕其名我不憚率天下人發千萬年古聖賢之  
覆大輿問罪之師傾其壘奪其軍而夷其社我不憚為古人罪人  
我不憚受萬世唾罵禍我中國者經也葛籐四連蔓延滿道提刀  
而起絕其種子快哉燒經奇哉燒經決哉燒經智哉燒經夫自有  
經可名以來而羣天下之帝之王之卿相之士大夫之農工商之  
非農非工非商信之奉之尸而祝之六七弱齡負書入塾窮年累  
月皓首不衰天下何負於經哉而以人之信經奉經尸祝經因而  
有訓詁之學章句之學記誦之學而并有決科之學經何益於天

下哉經之可燒久矣子乃規規然相炫以名相矜以實而曰經術  
大同經術大同夫經術亦曷有大同之一日哉嗚呼是亦向者尊  
經之徒之故智也莊子天道篇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於  
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耶公曰聖人  
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粕已矣嗚呼天下之賢人智士象矣何見解不輪扁若也且我何  
仇於經而必欲燒之我何仇於聖人而必欲舉其經而燒之然亦  
思嬴氏以降以天下尊經之盛傳之且二千年而轉沉沒流蕩於  
排外者封建者一統者專制者之手夫由經術排外之世界易而  
為經術封建之世界由經術封建之世界易而為經術一統之世  
界由經術一統之世界易而為經術專制之世界此亦理之無足  
疑而可決其必然者也伏生田生申培公之徒之過歟馬鄭諸子



之咎歟宋儒之罪歟我謂以三尺之律施之古聖人其難逃戎首  
之誅矣子乃規規然相炫以名相矜以實而曰經術大同經術大  
同夫專制者大同之勁敵也夫至專制之後而欲轉致之大同我  
知非大施其推陷廓清之功而出於大敗壞之一術不可燒經者  
敗壞之利刃也健將也不二法門也洪濛萬古穿鑿無餘意想大  
開惟我獨貴我安知有聖人哉我安知有經哉曠然回顧今昔無  
傳我曷用此膠膠為而子乃曰經術可行也然究何以行矣而子  
乃欲公其經之言於天下之民也然究何以公矣古人愚我不  
為古人愚今人以古人之愚人者愚我我不為今人愚古聖人死  
矣古聖人之經古矣我其為荏蹄之守歟我其為芻狗之陳歟我  
願天下無一經吾願萬世無一讀經之人  
為燒經之說者又曰古聖人死矣古聖人之經古矣經之不可於

今決矣而今之讀經者則以其經也死守其說而不變於是自  
大之病白種當途周孔卻步彼之所言非我六經所能言也彼之  
所行非我古聖人所能行也而自大者則以其非經也用夏變夷  
喃喃滿口半部論語坐致太平以迂遠不切事情之舊說日出其  
所誦習所依傍者悍然與歐美諸巨子相抗衡於學術大競爭之  
世其胸中本無一物但有齊家治國平天下諸名詞橫亘於數十  
寒暑口講指畫之時而究不知國之何以治家之何以齊天下之  
何以平也然乃拔幟自立岸然成軍固壘深溝畫界稱王嗚呼吾  
見其靡而伏耳愚矣哉自大也其智者稍稍欲郵而通之然亦終  
流於自欺之病夫彼固亦大震於今日東西鄰政教之美經濟之  
善學術之大且精矣而懼其說之能我勝也姑從而附和之且因  
而牽合之懼其說之能我勝而我說無以自存也轉因而剽竊之

是故讀洪範謀及庶人之句而指為議院所宗哦羲易七日來復  
之文而據為造人之祖言理財之政而謂不出大學生財數語言  
建官之制而謂本於周家官禮六篇舉近世紀大思想家大政治  
家所併慮極精出死力以爭之者無不反而求之數千年古人之  
言嗚呼悲矣夫古人不知今於古人何病而必強為之說焉嗚呼  
此亦作經者所震駭汗下於九京之中而無以為地者矣自欺之  
病大矣哉夫以有經之故而令天下之人日陷溺轉徙於自大自  
欺之兩途幾無人起而競之競之而未足以勝之勝之而亦未足  
以盡之者巍巍哉六經之宇歟赫赫哉古五帝三皇之靈歟彼之  
所託亦高矣故我謂非并今之所謂經者而去之不足以新我中  
國燒經哉斯乃變法之一大奇想也且豈徒經之可燒已哉吾尤  
欲盡我中國之所謂子者史者集者一舉而悉空之轉昏黑界放

光明域我師乎我師乎近日之世界乃宇宙最新之產物也近日  
造世界之人乃自有天地以後特色之靈種也而矣必於經求之  
哉而矣必於經求之哉我為經哭經其不終於燒不止矣我為讀  
經之人哭讀經者即欲為不燒經之議不能矣語曰「魯酒薄而邯  
鄲圍自歐學大盛吾知徧地球無傳經之席矣雖不燒亦燒耳雖  
然我謂不若燒之之為愈夫去舊不盡其轉而從新也亦無力經  
者舊學老儒生所藉為樊籠為窟穴為保障而以藏其身壯其威  
者也拔地而立目光四射烟消滅萬象皆空今而後可言新學  
矣不然吾恐天下自大自欺之徒未能絕迹於後世也我即為經  
言以道之曰不如無書  
嗚呼是瞽說也忘論也狂誕之人也大謬不然哉吾雖剖我心碎  
我骨粉我身併萬死以爭之我不惜我不懼嗚呼我中國其真亡

哉經何罪古聖人何罪以今中國之大以今中國民四萬萬之衆  
而能讀經者幾人能讀經而有得於聖人之學者幾人嗚呼我中  
國其真亡哉而曰經之禍中國也是不知古是不知今  
我嘗謂中國必亡而後無經抑中國一日無經即中國一日必亡  
或曰此國粹之主義也吾聞日本變法之始首重歐化主義而繼  
以國粹國粹者乃即從歐化之後鼓舞激厲以大伸其反動力積  
久而漸成而非可期之中國今日者也然我又知其未盡然矣夫  
人之痛恨厭棄於六經之言者懼其為新學之敵懼其阻文明之  
進步耳雖然我謂國之盛必有其由盛之端國之衰必有其由衰  
之始今日中國之衰孰始歟始於經歟人必曰經矣然我又有一  
大問題焉自嬴氏以降自帝王而卿相而士大夫而農工商而非  
農非工非商果皆信經奉經而尸祝經歟即信經奉經尸祝經而

果以其經之名歟抑實歟我知必以其名矣况欲求知其名而不可得也掇巍科登顯仕儼然自命通人之徒且有不能舉十三經之目者而謂我中國之尊經歟抑問今之為新學敵而足以阻文化之進步者果能熟讀十三經否歟我又知不能舉其目也不然庚子之變舉義和團數十萬輩無一非服賈許鄭之大弟子矣是亦可謂不通時務之極者矣總之中國未嘗尊經經未嘗禍中國此我所敢張目為天下告者也

彼之言曰經古矣嗚呼經乃以古見擯哉然我謂可愛者莫如古而人之愛古者莫如今歐人吾聞之德儒曰舌來遺履敬鼓皆吾人研究物理之資英國文明史曰舌人遺物若畫像文書足以代表人間一切情狀乃至卑俗諺語雖繁瑣無可稱述於歷史必有

所益夫人聰明之用智識之靈乃自古今物類中萬變千轉而來

是故一古泉之微也而彼必窮其鑄者何氏行者何國成者何式  
其精粗何如多寡何如一古石之遺也而彼必辨其始於何時積  
於何物結於何質其久暫何如體性何如乃至觀古人骨而識生  
物推遷之故觀古築造而悟社會變化之原物理學歟地理學歟  
人類學歟博物學歟歷史學歟類皆剖之極精語之極詳而其要  
則自愛古始而况我古經之傳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孟子諸聖人者立言指事爛然可觀極四千餘年之制  
度文章如陳几席如懸日月所以資名山之研究增吾人之解識  
者奚必南面森嚴讓人獨立白種固大哉然何渠之不若也於  
乎彼亦善於愛古者也而我獨無古之可愛歟  
抑我又觀之今日日本亦善於愛古者也夫以亞東一小邦岨  
起於六大洲各強國之間經營三十餘載居然以立憲政體與英

美法德相頡頏於一時變法自強之速日人亦可畏哉夫當其海  
禁初開併力西學風馳泉勇上下爭自濯磨殫思盡瘁於維新之  
一途舍己從人步後塵若不逮其於古學蓋亦排斥無復餘地矣  
然而數輩力學之士篤守陳說力持於衆人吐棄之餘殘篇故紙  
揣摩無暇日學者亦稍稍信之於是古學不可廢之問題騰於報  
章見於著作今國粹主義為彼國婦人女子所習知習聞者未始  
非當時守舊之徒之力也夫彼所謂古學者本非其國所固有而  
以民之從之留貽至數百年之久愛惜不忍去終不以外界之衝  
突遽喪其內競之精神故鼎猶存儼然世守日人之愛古甚矣哉  
我獨不解我中國人之於經固亦父子相勉兄弟相勗以是為布  
帛為粟米寢於斯食於斯死生於斯而當歐學初入之始挾其名  
以與之爭爭之不能乃并其實而忘之嗚呼此亦何足怪哉彼其



中固洞然無一長物者也夫人性其中之虛者其於外也必拒之  
力其拒也必敗之速其敗也必皇皇然悔其始之甚愚舉其所固  
有之物而盡棄之主氣無權客喧於座我中國之無經久矣彼日  
本者自德川氏之時經術之盛固已十百倍其比例於今我中國  
故其始之於歐學也未始不羣起而拒之然其拒之也與我中國  
異即其轉而從之也與我中國亦異彼乃真以新學之有餘而補  
舊學之不足者也如我中國者并無舊學之可言矣國粹主義歟  
我聞之汗下我聞之眦裂自今以往我中國直無一經矣燒經之  
言必驗矣雖然我猶望吾經之一日不亡也  
經之亡其歐學之盛歟嗚呼是何言歟吾獨慮歐學之不盛耳歐  
學果盛而經亦未有終衰者也然我又未必歐學之能盛矣何也  
我中國所謂歐學者吾未知其異於向所謂經學否向之尊經學

未見經之果尊也。今之尊歐學，亦未見歐學之果尊也。夫設以向  
之所以尊經者，尊歐學。吾知歐學一行而經必立廢，以聲光化電  
之文作且夫。若曰之變相以自由平等之說，易五百年十六字之  
爛辭而經乃真可燒矣。嗚呼！以我中國人不學之甚，吾懼其必出  
於此。不然，古經學亦嘗行矣。取士之途進身之徑，上以是獎，下以  
是應，謂天下之不重經不可也。然而塗趨塵附，倍摘萬里，割竊聖  
言行同盜賊，穢矣哉！其糞土我古經久矣。而為歐學言者，我固知  
其腦系空虛，無一印象，而適幸我中國無學者之多，得以稍行其  
說，輒詡詡然挾所學以傲人，曰：「經可廢，經可廢。」吾不問其廢經何  
如。然彼之所以學歐學者，必無異於人之學經。此我所敢大聲疾  
呼以道之者也。且彼固以經為無用矣。然經之有用與否，亦存乎  
讀者之人耳。夫讀孔孟之書而仍歸於無用者，吾未見其讀孟德

斯鳩伯倫知理盧梭之書而遠可以有也抑果知孟德斯鳩伯  
倫知理盧梭之書之有用而即可知孔孟之書之有用矣夫歐學  
果盛而經亦未有終衰者也為燒經之說者其謂之何其謂之何  
抑我又謂經果不止即歐學亦必行於我中國夫經者所以啟萬  
世天下之人之智而逼出其理想精神以用之於其時者也夫人  
惟患其不智惟患其無理想惟患其無精神而歐學者又以啟萬  
世天下之人之智而逼出其理想精神以用之於其時者也夫知  
古而不通今果知古歟我未見有不通今而能知古者矣抑我又  
未見有知古而不通今者古者今之代表物也故以善於學經之  
人而出其理想精神之用以求所謂歐學者其心思必易入其覺  
解必易開其把握必易定其措置必易當故今且不必斷斷與人  
爭歐學之行與不行而以益人理想振人精神為救中國要策

而今中國人之一無理想一無精神或且以是為經咎矣然我又  
敢決言其不然也夫中國人之讀經者鮮矣其讀經者衣食之媒  
介耳富貴之階梯耳彼固以經為媚人之物者也况欲求此以經  
媚人而特為衣食之媒介富貴之階梯者而又不能得矣地球民  
籍禹域稱最而畧識之無之徒往往數里乃至數十里闐然無復  
一人人每謂中國讀書識字者二十人可得一人或曰五十人或  
曰百人夫此必皆據一大都會之數而概於其餘者也吾嘗謂統  
計中國各行省以及新疆滿蒙諸地讀書識字者必不及千萬人  
以四萬萬民數例之則我中國乃四五百人僅得其一耳夫以四  
五百人而僅得讀書識字之一人而何冀於中國之興而又何求  
於民智之開而又何望於新學之行然且以是為經咎經其任咎  
歟我數年前嘗游某縣假書於其縣人求一儀禮竟歲不能得然

其居民以數十萬計則我中國經術之盛亦大畧可識矣而曰病  
中國者經也嗚呼此亦大不可通之論矣夫古來通經術者其腦  
靈必迥異於人我又嘗出通邑大都與其賢士大夫游其通曉時  
局叩之而輒悟者必其初能多讀書者也不然則亦夙負文名者  
也吾友某君嘗閉戶為治經計然自二十年以前亦曾斥英法為  
夷狄而以今日為南宋之天下刺刺不絕於口持其說不數年翻  
然大悟而今則居然一西學名師矣夫學問之道持之有故而言  
之成理者必有當於世之用故我謂知孟德斯鳩伯倫知理盧梭  
之書之有用即可知孔孟之書之有用况知孔孟之書之有用甯  
不知孟德斯鳩伯倫知理盧梭之有用者而人之咎經者必蔽其  
罪於考據而歐學乃其考據之尤精者也且苛其罪於表章而歐  
人之歐學乃其表章之尤力者也總之經果不止即歐學亦行此

理之必無可疑者使生伏生田生申培公轅固生高堂生之徒於  
今日吾知其必據經言以斷之曰變法變法生馬鄭諸儒於今日  
吾知其亦必據經言以斷之曰變法變法抑不寧惟是即以法術  
專制天下如宋儒輩而令其生於今日吾亦知其必據經言以斷  
之曰變法變法  
雖然為燒經之說者又必以變法之言設淫辭而助之攻者也故  
人謂中國人最守舊我謂中國人最喜新彼亦未知新法之可行  
與否而但為我目所未曾見我耳所未曾聞而忽然見之忽然聞  
之於是以致震駭之故生眩惑心以致惑之故生歆慕心而又幸人  
之未盡見未盡聞也於是欲舉人所常見常聞者悉奪而取之以  
就我之所見我之所聞故言行新法必首罵經必首罵聖人此亦  
數十年揣摩八股開門見山之舊手段也夫以空疏無具之身而

為新奇可喜之論其操術亦大巧矣我中國人人各有一急於求  
新之性質而彼適迎其機以導之挾譯本數卷記原質數名斯固  
當代所崇拜敬仰而奉為卓卓大師者矣嗚呼天下人乃無學至  
此痛矣夫吾懼我聖人之經之真燒矣夫人有一物非實有無窮  
趣味而又經無數勞辛艱苦以得之者其存也在若有若無之間  
即其亡也亦在不愛不惜之列經固非我中國人所愛惜者也今  
驟為我中國人告曰經可燒則人固無不色然驚者然試為申一  
語曰我中國弱矣弱者以經故我中國之民愚矣愚者以經故吾  
恐未以為然者不過十之二三而附和之以為不燒經不足振  
中國之弱而破中國之愚者且八九矣况其二三又非真知經  
之可愛可惜而必不可燒也蓋自彼之少年時受之於師得之於  
父若兄尚有粵若稽古數字面特為口頭禪恐一旦舍而去之而

益一無所知耳嗚呼天下人乃無學至此痛矣夫吾懼聖人之書  
之真燒矣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悵然而涕  
下經歟經歟空山之內荒林之間萬鬼群號陰風砭骨其有抱故  
籍殘篇誓死相守萬折而亦不移其志如魯孔鮒之徒者吾將頂  
禮膜拜以祝之鑄金以事之名山不作我誰適從抱書獨行長此  
終古謂我為頑固謂我為迂闊謂我為老病謂我為腐敗我謹受  
其名不敢辭



經術大同說下

或曰言燒經者非也然我終苦經之過多讀經之太難古人數人而傳一經今人一人而傳數經此其難一事隔千載今昔異軌文章損益乖越殊多此其難二微言大義源流間出語無一宗折衷曷恃此其難三解釋者數萬卷辨難者數百家言人人殊此其難四群經之傳宗旨劃然而不能以一經概他經此其難五聲牙佶屈文字艱深疲人腦覺日役役於句讀記問之間此其難六夫人生百年中自命居何等豈能久伏矮屋下作閉戶老儒生而讀經之所得幾何然已不知費幾多歲月嘔幾多心血泛然如不繫之舟日行千里而不知其所終溘然如愚估操金不解質化戚然如擊鼓而求止子嗚呼我其如經何哉而况秦漢以後載籍益衆四部並列積軸萬千則皆我儕所宜選擇而從事者也而况以歐美

文明挾萬丈大潮頭澎湃流溢之勢浩浩乎放太平洋來如崩如  
裂如馳如飛宇內之大文章哉則又我儕所欲求其書而讀之者  
也而况讀書者人生學問之一事也又必有所以實踐此書力行  
此書而得之於其書之外者讀書之所得幾何况於讀書之中而  
但於其經焉求之嗚呼士生三古而下寧能自列於昔人一家之  
作方且徬徨四顧孤立無援而欲抱此區區口耳之學求附託於  
倉后之功臣宣尼之嫡裔斯亦可謂大愚不靈之尤者矣故我不  
敢言燒經而且編經章實齋氏曰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  
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天下  
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究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  
通也又曰比次之書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  
供採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考究之功非

是不為按據編經者比次家之事也然我又不獨取其比次已也  
則必於其經之繁者刪之雜者削之訛者正之偽託者廢之而尤  
必合於其時通於其俗而陳腐不切者棄之夫讀書亦求其有用  
耳以經之過多故而令讀經者悵悵然無之終日不能盡數百字  
終歲不能竟一二經用人何太甚哉謂我中國民智之不開非經  
之罪不可也編經之後人得少分其力於讀經之餘而諸書可無  
不讀抑讀經既不甚難而人之致力於經者亦必多此又兩得之  
術也百川並海萬流同奔今而後可言讀經歟且編經亦我中國  
之古學也孔子首刪六經而後儒或疑之吾謂此必無可疑者矣  
自孔子以上溯之文字初興之始不下三千餘年而自孔子以下  
二千年述作之多載籍之煩以上古視之不啻萬億京兆與一之  
比例何其後著書之盛而前者之衰此其書必見刪於孔氏之筆

者也即謂古人之言錄於策簡其成書倍難於後世然自孔子歿後而百家諸子之紛然雜出者僅此戰國二百年中以視上古之所存又不啻什佰千萬之比例則孔氏之必出於刪書又較著彰明而絕無疑義者矣孔子者盡人所能為也而經者又盡人所不可刪也吾謂於今日而言變法當自編經始嗚呼此亦專制之術也我謂其毒較燒經尤甚燒經者不惜犯萬世天下大不韙之名冒然而行其意所欲為也而此偏以和平之伎倆出之黠矣哉以今我中國之民之愚而讀經者之少此其術固無慮其不行矣雖然我不問今之編經當何如而編之之難實較作者為尤甚此我所必不敢稍易其說者也今試為中國人告曰爾毒作經聞者必謙讓不敢當即告者亦必大負喪心病狂之名於天下矣然且詡詡然持一說以告人曰編經曰編經吾不

知為是說者何所見而言此而當其任者又何所恃而為此嗚呼  
吾固不待其書之成而知為類書之一種矣夫天下之最可痛恨  
者莫如類書而天下人之最無羞恥者莫如纂類書之徒我讀文  
史通義答客問篇曰經生習業遂纂典林辭客探毫因收韻藻晚  
近澆漓之習取便依檢各為免園私冊以供陋俗之取携嗚呼此  
固稍解讀書者所不勝累歎歎息而道之者也抑我謂我中國之  
民之受病於類書者固已沉痾深重倉猝不能遽起即以最腐落  
之八股論之其初亦未必如近數十年間之甚也自人人特有典  
林典類等書而以盜竊無恥之心為塗飾耳目之計平日可不讀  
一書一題入手開卷瞭然朽腐之質幻為神奇自嘉道以後庸爛  
甜熟之墨卷居然入詞壇而據之而執其牛耳雄視一軍則皆大  
得力於類書之例者也不然八股者亦習熟經術之一道也朱明

氏以制藝愚天下士天下蓋靡然而不知返矣然及其衰也猶不  
乏豪傑有志之士其文章較然慄慄若有生氣吾觀隆萬天崇諸  
子之作輒歎其思想奇闢陳義高遠而因文見意往往發揚氣節  
入人肺腑苟知此意雖其制至今不廢亦可而孰料其後之萎敗  
至此哉總之類書愈多則文明之退步愈甚讀一類書則多一愚  
民讀百類書則多百愚民類書之病我中國之民言念在心令人  
齒戰今之言編經者吾不知其意想何如宗旨何如然要其不出  
於類書之例者此又吾所敢決言其必然者也夫以最完全無缺  
之古經必欲割而裂之以置之於淵鑿類函子史精華之列非至  
愚者不足與於斯矣不然則必大專制家所藉以行其秦皇愚黔  
首之妙策者也不然則非我所能知其故矣且編經而卒成為類  
書者又非其人之必大不通而於其經之文義經之體例一無所

知一無所聞但編書之難固自如此韓退之唐之通儒也然以提  
要鈎元之說為章實齋所深刺蘇子瞻宋文章家之巨子也其論  
讀書曰『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而後儒為之說曰此  
特尋章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耳嗚呼此亦可知讀書之難  
而編經之無容言矣况燒經而經猶可存編經而經必盡廢我每  
念嬴秦絕儒學而古聖人之書卒復出叔孫通制禮樂而古五帝  
三王之遺遂以湮沒淪喪二千年迄於今而終無恢復之一日嗚  
呼編經之毒較燒<sup>經</sup>尤甚觀於嬴劉之間而皎然於此中得失之由  
來矣

抑我謂經無可編之故不獨於學術中求之而尤於政體中見之  
於其經之名則周盡嬴後二千年之帝王之卿相之士大夫之農  
工商之非農工商莫不信之奉之尸祝之於其經之實則必非嬴

後二十年我中國政體之所許也我每謂中國帝王其智足以知  
經之有用者惟秦始皇漢武帝二人我又謂漢武帝知經之深較  
始皇尤勝而其術猶未工何者始皇知經存一日必有一日之用  
故欲舉其迹而盡絕之而武帝則謂我不崇經之實而但予經以  
名如是斯經可以無用矣然世猶幸經之有其名也有經之名而  
人始羣焉趨之趨之既衆則無論其知經與否久必有因而悟其  
實者此固非武帝之智所能操縱而駕馭者也然又安知後世人  
君必無其智遠過秦始皇漢武帝者而權衡於二者之間隱用其  
始皇滅經之術而仍託於武帝尊經之名又不如武帝之置其經  
於無用之地也而偏有一術焉以用之俾適合於我之政體而取  
其不合者悉刪之如是則後世但有我所刪之經而無古人所作  
之經則所謂經者乃益以鼓萬世民賊凶暴之燄而助之張目也



我嘗反覆於古人作經之始與其傳之之人每不覺仰天大號肝  
腸欲絕嗚呼經之得傳亦幸矣荒山歌泣寂不聞聲鬼神有知茫  
茫遙古我不知其委拚因時藉以存什一於千百者豈不欲傾吐  
生平直抒胸臆而或微文譏刺隱辭見義或旨晦言約斷爛不全  
往往以憤懣不平之心拚而為婉轉動人之語言外之文哉文外  
之意哉夫讀古聖賢書不能識其用意所在而但拘墟於一文一  
之未一掌故之微古人死矣朽骨千春來者誰語而獨存此不知  
告愬之物叩之不靈呼之不應則亦任人之去取之而裁割之而  
彼無所與於其間然亦思彼果所遇何時所處何地所挾何術而  
所望於後世之傳者何心但令名山有靈文章不朽寒燈雨雪中  
猶有好學深思之士依稀彷彿而得其精旨於書外者此古人所  
謂可以死而無憾者矣故自六經復出以後一二經師綴遺篇於

灰燼之餘字缺文殘空山抱守切切於一先生之傳一字不敢移  
易雖至魚魯傳訛有確知其必謬者然亦存而不論但付闕彼  
之於經直不啻當王正朔之不可干天子寶鼎之不可問而於一  
點畫之辨識一編簡之脫落一或不慎如有無數古聖古賢作不  
平鳴號吽大聲於昏夜間如起古帝古王之靈爽據南面之席堂  
皇萬丈赫然下臨如負大罪過大惡孽墮無量深黑地獄內終世  
無解脫日如風雨晦霾之夕陰雲四合森然神龍張舌伸爪於大  
空中下其雷霆而欲擊之嗚呼愚矣哉然又安知無萬不得已之  
苦情寤為經死為經得罪為經負大惡之名於萬世而必不欲令  
改竄古書之失自我輩聞之何者自秦人燒書以後不三世而輒  
亡人主亦少知所懼矣天下雖有大暴戾之君必不肯自居秦始  
皇之名而以燒書為天下詬厲而經之有用又不僅貴其不燒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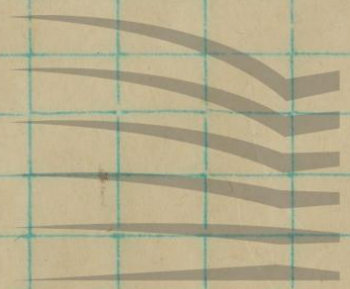
也而經之有用又後世人君所盡欲燒而不敢燒者也故我能保  
其不燒而不能保其不刪於此非示以必不可刪者安知百世下  
無大專制之才而挾人主之威下一令曰吾恐經之多吾懼讀經  
之難其編之便我不知斯時經之所存者其猶當於古聖人作經  
之精意否故我謂不知經而經不可編知經而經愈不可編謂經  
之無用而經不可編謂經之有用而經愈不可編何者編經而去  
其經之用者則揆之秦漢二千年我中國政體萬萬必出於此者  
也我為問今日編經果編之自上歟抑編之自下歟則必不能曰  
編之自下矣不編之自下而編之自上吾不知其所編者何如矣  
不然史者亦經之佐也史記為司馬氏私史故其書稱千載絕作  
自班固奉明帝之詔作漢書而中國遂無史矣史者亦經之佐也  
而史乃若此嗚呼我其忍言編經哉我其忍言編經哉

夫自有經可名以來固未有行之之一日者也然我謂其不足怪也經者專制政體之大勁敵也盡嬴後二千年人主所欲燒者也然不惟不燒而欲易一字竄一語而亦不能而亦不敢故雖以成吉思汗明太祖之暴鷲視秦始皇殆遠過之而究未能少加其力於經之上者經之威靈亦大哉則我中國數十輩傳經之徒未可謂無力也我敢為之斷曰秦始皇燒經以愚萬世天下之民後世諸儒傳經以愚萬世天下之君是故編經之說我所深惡痛疾而必不敢以為然者也夫書愈多則世界愈文明讀書之人愈衆則社<sup>會</sup>愈進化僅僅此十三經而猶懼人之不能盡讀我不解其何心况即不能盡讀而令讀一經焉或讀經之一二卷焉猶愈於全不讀經者而必欲人之盡讀經而為編經之一說我又不解其何心吾嘗謂中國著書之人太少而

竊古人之書以為書之人太多編經者乃其竊之尤無道理者也  
我頌我聖人我祝我經我望我中國讀經之人故我不問其信經  
愛經尊經重經而即非經詆經排斥經而其目中心口中猶有  
所謂經者存則亦我大同之目的所繫也我不問天下之書與經  
合者與經助者與經相發明者而即與經大背悍然於我經之外  
立一幟樹一敵者我皆可藉以證經之同異辨經之是非則亦我  
大同之作用所關也然要之編經之說我所深惡痛絕而必不敢  
以為然者也

蜀人

浙江圖書館藏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獨史序目

披髮大叫抱書獨行古蔽耳聾痛哭而歸無一人可言史強聒而  
與之語非我所願雖語之亦無益也嗚呼我中國自黃帝見於史  
記迄今且五千年按歷釐然載籍相接如蟬聯或傳事或傳人光  
怪陸離筭軸盈千大雅勝流藉以耀文章震流俗者肩背相望於  
古古史亦久且貴矣然我又嘗杜門獨坐潛心往籍名山闕寂鬼  
亦余欺偶之而誰知歟感之而誰應歟今既無人古復無徒天地  
悠悠悵然回顧胸臆獨抒請自隗始  
人之言曰史分紀傳編年二例然本紀即編年例而世表年表月  
表以人事為經歲月為緯編年之體燦然大備故讀史者於志可  
識憲令法度之詳於表可明盛衰治亂之故而一君之賢否一人  
之終始於紀傳特見之鄭樵承史記作通志而不廢紀傳蓋亦謂

紀傳之無可廢也自司馬光作資治通鑑而史例一變自袁樞作通鑑紀事本末而史例又一變通鑑本左氏紀事本末本尚書偉然各為一家之作然讀其書者能明盛衰治亂而不能識憲令法度視班范以下之斷代為史者蓋勝矣然以言史識殆未也史必有獨識而後有獨例鄭氏之識亦偉矣然我獨疑鄭之不廢本紀也夫紀非尊稱也太史公作紀傳世家有年可紀曰本紀有家可述曰世家無年可紀無家可述曰列傳而後世以本紀世家列傳為君臣尊卑之分是班史之作備也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子長因之名從其朔班氏廢遷世家而特重本紀范氏獨作紀傳而廢遷年表而鄭氏既承司馬氏之表為年譜譜義深遠即以天子之歲月繫之於體例固亦尊矣史遷本紀所以整齊故實俾有所統紀亦猶傳體也穆王周天子也而穆天子作傳矣漢武內傳而亦以



傳名矣傳固非卑紀亦非尊故太史公作殷周本紀而自授契以  
下皆列之作秦本紀而自莊襄以上皆列之嬴氏既止劉氏未興  
五年之間歲月渺無所繫而太史公為作項羽本紀讀其餘文宗  
旨釐然豈有疆域為之區分而劉知幾氏乃謂遷之以天子為本  
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謹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  
者罕詳其義崇姪自后授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  
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  
武王拔秦始以承周報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  
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襄其書先  
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  
而死朱得成君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  
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

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拘墟哉是言是未知本紀之通義  
矣夫君臣之間名分昭然非可恃一辭之尊一名之重強為區  
別於其間唐虞之時稱我曰朕君臣無異辭而大禹君也其書曰  
謨益稷皋陶亦稱謨湯武君也其命曰誓費誓秦誓亦稱誓當此  
之時初未聞有干名犯義之嫌跋扈不臣之事而後世於史家通  
例獨斷斷於本紀列傳一字之辨九鼎尊嚴鴻溝畫界聚訟萬世  
幾成史戰斯非作史者之咎歟况於三代以下篡竊公行天下無  
君奉以正朔推而為書必作本紀夫以彼行同梟鏡殺人如麻春  
秋之所必誅南董之所不赦然而尊號所歸史不能奪遂令高洋  
石虎名與堯舜同科商周賢君降而齊梁等視以是稱尊甯非厚  
誣陳承祚作三國志獨廢本紀而通稱曰傳前不見古人後不見  
來者自我作故吾於承祚見之於乎是直破司馬氏之藩籬而入

鱗經之堂奧矣我謂今之作史者宜倣史記作帝王年月表倣陳  
壽三國志而去本紀之例而其君之矯出者與其不德之尤者倣  
穆天子傳漢武外傳之例為之作傳此亦史家之獨例也況今日  
之史尤有不得不然者五洲通道各帝一方例無高卑義殊華狄  
史固不能詳中而畧外為年月以統之而以外從中庶幾次第秩  
然紫籍可索若夫華威頓林肯威廉維多利亞諸君功施當時澤  
流後裔其德可稱其名可貴亦附之列傳之中與我國帝王同垂  
此又邦交之厚義而史界中之一大劇觀也  
雖然我觀於東西鄰之史於民事獨詳我三代之史不可見矣吾  
嘗讀周禮六篇戶口登下之數物產出入之籍以及工商之業畜  
牧之司歲有常額藏諸天府以視今歐美各強國調查之冊統計  
之史殆近之夫歐美文化之進以統計為大宗平民之事纖悉必

聞於上是故民之犯罪者自殺者廢疾者婚嫁者生者死者病者有業者無業者每年必為平均分數而以其所調查者比而較之比較既精而於民人社會之進退國家政治之良否析薪破理劃然遽解斯所謂彌倫一代之巨作矣我以謂史於古今理亂中外強弱宜求知其所致此之故而作一比例以發明之然自嬴秦以降惟遷作為獨絕其於理亂強弱之事固亦審之必精而辨之必詳矣我讀平準河渠貨殖諸篇反覆抑揚懷抱獨遠磊磊自轉大概皆協於生民之經損益之統而以觀歐人統計比較之學望塵軼步渺然難追蓋亦太史公之闕筆也鄭樵生史遷千餘年後破萬古之屯蒙樹獨幟於乙部首作氏族略而終以昆蟲草木略大哉後儒之著蔡而即今泰西史學所以獨絕於一球者矣抑我於此猶有說焉泰西民與君近呼吸相聞而為政治家言者於民之好惡



夫有獨識以成獨例而尤貴有獨力以副之太史公之作游俠刺  
客酷吏貨殖諸傳鄭樵之作二十略乃其獨力之尤著者也  
雖然斯又有獨權焉班固之史權不足也後世之過詆固者非矣  
考班固作漢書人有上書言固私改作史記者詔京兆收繫悉錄  
家書封上弟超言固續父彪所作尋免於乎斯固所以不能盡作  
史之材者矣即司馬氏亦未能盡作史之材者也漢武帝置太史  
公位在丞相上以太史談為之遷以父世職爵居上公以視公孫  
宏衛青輩蓋尊貴遠過之而以李陵之事牽連下獄吾知史職之  
掃地無餘矣古者史權特重司過之職載於傳記甚詳夫執簡侍  
坐豈徒書之而已我知必有諫諍之言糾繩之事君舉或誤理無  
緘默况在史官侍從左右吾知又必有裂麻之爭頸血之濺而太  
史公以悲憤非常之材不能止漢武帝失德之舉其言曰予懷欲

陳之而未有路則漢武之薄待史公可知矣乃者片言被逮誣為  
遊說刀筆下吏執文法以持其後於乎所謂尊貴者安在哉趙盾  
臬雉之才也而董狐爭之崔杼賊臣之渠也而南史抗之太史職  
在納言奚避逆耳之嫌斧鉞之誅而司馬氏白李陵之罪一直臣  
之常事耳又非若董狐南史輩執法不撓予以惡名而不敢辭吾  
於是知武帝之於史官亦適視為文章粉飾之才倡優之畜而視  
太史公如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吾邱壽王嚴助之徒矣是故以  
史記初成而必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則其書見詆於時流見陷  
於文網又知矣夫使董狐南史之輩生秦漢以降吾又安知其得  
保首領以歿於地曷言朝廷之上岸然執簡記以示人曰某弑君  
某弑君於乎中國之無史亦宜哉  
吾嘗謂中國之史有三大厄一厄於漢宣帝再厄於漢明帝三厄

於南北分朝之世宣帝挾法家之術以馭其下史者法家之勁敵也史曰司馬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文書而已夫倉頡沮誦輔黃帝以首出羲叔和仲為唐虞之上官史之貴於古久矣自夏以降代有專職是故終古奔高向摯歸周載其圖法與之俱亡以是知史權之特重也漢制太史爵位在丞相上而天下計書又必先上太史而後以其副上丞相此必前古之遺教矣而宣帝奮其私智奪數千年歷代相承不易之席而擲而去之雖秦皇帝焚書滅學之虐何以過此是故以楊惲蓋代史才一旦因怨望細故誅而族之而不疑則宣帝之惡史甚矣乃者以行文事為事此則胥吏所優為奔走衣食之司之所習而史權復何可問哉史記亦幸而成書早耳不然腸一日而九迴遷將死而不能無恨矣王莽代漢置柱下五史而求遷後為史通子不得以莽制而易之



漢代中興舊觀頓復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又  
詔固與陳宗尹敏孟異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此曠古之  
變局也夫孫盛實錄見嫉權門王邈直書負讐貴族子奪之端禍  
福斯伏是亦人之情歟而況以帝王之尊挾殺人之權賜之詔書  
甯存直筆是故劉知幾為之言曰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  
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  
微賤己能結客報讐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天子而反至  
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  
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  
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撰者矣知幾固知言哉夫  
人羣並列義之尊卑而一帝行狀諛辭填溢古碣殘碑讀之汗下  
子為人君俾傳其父雖使孔子復生而亦不能以筆削出之况固

等乎馬史冊藏名山副在京師非天子之權所能奪也自明帝首  
為此詔而後世無私撰之國史濫觴江河大輅推輪事涉君親言  
必忌諱雖勢非得己而直道無存矣夫褒貶因人但污青簡操之  
自上威福斯存故以陳承祚之異才而生西晉之初不能辨蜀漢  
之誣以司馬涑水之大志而居汴宋之朝不能正魏氏之偽倉黃  
奉令隱避必多襲謬仍訛權輿自帝於乎我不能為明帝恕矣且  
古者一史之傳一家之業指歸不易卓然成書而令羣臣分撰是  
非奚準此曰必須直詞彼曰宜多隱惡此劉氏史通所為太息而  
道也况於自固以往史有監修變本加厲名實兩歧直筆之司奚  
事監為以監為名罪同桎梏於乎中國之無史我固不能為明帝  
恕矣

雖然史以直書見誅自劉聰殺公師或始夫聰以虎狼之性習犬

羊之俗非經無古人倫斯盡聰亦何足責哉然而趙淵車敬之作  
見焚於符堅吳均之書被燬於蕭衍斯皆事涉微末予奪無關而  
罪至罔加幾於不測夫以禮賢如堅好名若衍本非無道之尤乃  
蹈燒書之轍愛惡在人聞之寒慄至崔浩之獄乃以書拓跋氏先  
人事崔故一世大才其書必有可觀魏起荒夷先德曷掩斯罔非  
浩所能曲筆而就也然乃俯首東市遽赤其族直史之禍慘何忍  
言是故史無定評惟南北之世尤甚島夷索虜舌鋒相抵此亦如  
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而不足當高識者之噓矣抑其時通人逸  
才亦嘗憤橫流之莫遏存公言於獨處王銓之私錄晉書也魚豢  
之私撮魏略也銓夙有著述才而豢以鯁直稱於時觀其行而信  
其言庶幾哉或亦古人良史之遺矣然以表章乏人沉埋終古空  
山餘燼不見其書嗚呼我於當時之史無望矣抑我又竊疑華嶠

東晉干寶沈約裴子野之徒文章溫雅震於一時而其史碌碌無  
表見俯仰隨人斯亦儒林之遺憾也抑我尤竊憾魏收以擊悅文  
飾之才彫琢曼辭諂事偽朝執簡在廷忝然不恥彼高氏者禽獸  
之行而人倫之巨蠹也而收任其史職黨北仇南於江西無恕辭  
信哉其穢史歟况自收書之成前後列詐者百有餘人皆獲重譴  
而并有斃於獄中者於乎收乃暴戾無行之尤甚者也而亦以史  
名哉吾觀於南北朝之時而益不能不歎息痛恨於中國之無史  
也  
是蓋無史家之獨權故自宋以降史權始稍稍欲復矣司馬涑水  
朱紫陽之徒蓋亦有心於史者也紫陽之史才不及涑水而自託  
於春秋之古義綱目之作趨步筆削或亦不惜犯流俗之忌垂人  
倫之鑒而創漢後未有之例矣然我謂予奪褒貶非所以伸史家

之獨權也史者天下之公言而予奪褒貶者一人之私斷鄭樵曰  
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誅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  
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  
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為豈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之大  
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典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  
婦不事饗飧專鼓唇舌縱然得勝豈足肥家樵於此有深意焉夫  
愛惡之私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一失其衡流  
毒萬世我以一人之予奪褒貶行其間言之而果公歟施之而果  
當歟即公矣即當矣而以我之公之當示人曰此我予也此我奪  
也此我褒也此我貶也安知人不又以其公其當示於人曰此我  
予也此我奪也此我褒也此我貶也抑又安知人不明知其不公  
不當而故自以為公且當曰此我予也此我奪也此我褒也此我

貶也於乎斯亦史之一大厄矣况予予奪褒貶之義又有必不能  
行者此非作史者所能爭也做文譏刺猶羅文網之誅慷慨直書  
甯為時流所許隱其辭於文外如春秋之口說傳授斯可矣而必  
欲明施其褒之貶之予之奪之之辭一有不行則必從而寬之不  
然且因而遷就之其弊也必至宥大而苛小赦強而誅弱於乎斯  
誠史之一大厄也

今使馳域外之觀作曠然之想焚香頂祝以祈於斯世曰吾安得  
史之獨權而復之吾安得史之獨權而復之則必首復漢制太史  
公之職而兼采章氏實齋之說實齋之論修志曰今之志乘所載  
百不及一此無他搜羅采輯一時之耳目難周掌故備藏平日之  
專史無主也嘗擬當事者欲使志無遺漏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  
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

切皆令關會目錄真跡彙冊存庫纂修取裁甚富雖不當比儼列  
國史官亦庶得州閩史胥之遺意斯可為恢張史權之鑑蔡矣今  
儼位太史公於諸王公上於京師闕一太史館以太史公主之太  
史公有參政之責議政之任如東西鄰之司法大臣然國有大事  
則議而決之且書而垂之忤上意者勿得罪如是斯可以言史之  
獨權矣而各直省府州廳縣徧設分史館以鄉大夫主之弗乎民  
望者黜不庸重其責多其員以察民之好惡性情與其風俗事業  
之不同如歐美各強國之調查然上其事於太史公太史公不稱  
職分以各史館卿大夫議之太史公之去就視乎各史館卿大夫  
各史館卿大夫之進退視乎民如是斯可以言史之獨權矣抑吾  
尤謂今日五大洲交際往來結盟誓訂約章教也商也兵也工也  
聚異族於一庭嘔煦若家人而或苦於言語之不達嗜欲之不通

政治之不洽社會之不齊措置不得當齟齬往往因之起今儼約  
與各國合開一萬國公史會凡各國之政教習俗及民業物產皆  
得而與聞之夫自海道大通彼族之為國際學者欲於中央設一  
萬國公法會亦特言屢言不一言矣吾謂公史會者乃與公法會  
相維持相終始質之萬世而不易其說者也如是斯真可以言史  
之獨權矣  
我念至此未嘗不喟然歎息而起曰於乎我中國之無史久矣夫  
史者人人心中天然自有之物而但假於學士文人之筆以傳者  
也無天地則已有天地即有史天地間無一物則已有物即有史  
我亦史界中之一物也古今之升降而我不得與知焉中外之興  
止而我不得與聞焉國家之修廢而我不得與詳焉朝廷之得失  
而我不得與議焉古聖古賢英雄奇士之行事而我不得居其一



焉且孔子布衣而作春秋史遷罪人而垂史記鄭夾漈朱紫陽不  
得志於天下而託於通志綱目以傳我亦史界中之一物也且國  
而無史是謂廢國人而棄史是謂痿人我嘗謂史之為體不始於  
文字結繩以前即謂之無書契之史可也故必先有政治史而後  
有政治必先有學問史而後有學問必先有社會人類史而後有  
社會人類史常繫於人人日用不可須臾離之中而其精神則迥  
出於上蟠下際統無量數不可思議之世界形形色色極之無形  
無色而不足以當史之一分部是故太史公之為言曰臣弑君子  
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  
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  
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  
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

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我矣足  
言史哉我矣足言史哉雖然我亦史界中之一物也儼然處人羣  
之中前有事而不知後有故而不知環球互市風氣大開而普然  
無所識者此亦學人之大恥也於是論列故事據我中國古書旁  
及東西鄰各史籍薈萃羣言折衷貴當創成史例無假褒譏疏陋  
之稱所不敢辭章實齋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  
而私據為己有善哉善哉是我述史之師承矣自五帝始下迄於  
今條其綱目為之次第作表八錄十傳十二  
煌煌帝國列聖傳序文明之興為萬族先或曰自洪水以前吾不  
得而知之矣總之昔為地球一統國今五帝三王之故俗尚有存  
於泰西者斯言也我信之我疑之我中國之立邦久矣自黃帝來  
世系扶然今擬詳中外建國之先後傳祚之久促繫之歲月統以

我邦此春秋尊王之大義也作帝王年月表第一鄰國附  
天地之間自物而人通行遞變乃臻和平調網維是誰主張是厥  
有政體為之先後東西鄰之言政體詳矣雖然此亦社會之所漸  
積而成者也採彼新得擴我舊聞作列代政體表第二鄰國附  
黃帝九州虞為十二自禹奠土乃復其舊傳序至四千餘年廣狹  
不倫成吉思氏據地最大而朝鮮古為漢郡波斯昔歸唐屬疆域  
亦屢變矣因革之下習俗因之作歷代疆域表第三  
紅糴白黑聚族而居戶庭萬里乾坤開闢然美州關地最晚而進  
化最速數千年聲明文物之邦視之蓋瞠如矣今歐人屬地徧天  
下彼固一小洲也而其盛若此作鄰國疆域表第四  
民有恒業富強之基東西冊藉燦然可考獨我中華付之闕如夫  
一夫不耕天下或受之饑一女不織天下或受之寒此我政治家

之名言也生齒徒煩何救於國作平民習業表第五  
保甲戶口官有藏冊按諸實額非越實多四萬萬歟但總大數推  
而論之茫無端緒我聞歐美統計之學所以振社會之文化而樹  
政體之先聲者於戶口特加詳焉作平民戶口表第六  
歐洲之地小矣而英吉利之風俗不同於法蘭斯法蘭斯之風俗  
不同於日耳曼況以英吉利法蘭斯日耳曼一國計之而復東西  
異致南北殊驅歐人之調查風俗者分中央四方為五處而為平  
均表以較之有以哉有以哉中國之民益非一類性情嗜好隨地  
而分而又以其教之不齊治之不一中國之民風歧矣作平民風  
俗表第七  
我觀於中外古今建官之異同而識其政體焉故言變法者必自  
官制始唐虞遺典載於尚書成周舊規據之官禮此蓋我中國前

事之師也白族西來取資益廣觀今鑒昔夫豈無聞作官制沿革表第八

因生賜姓倫理之宗氏族古學肇自左氏鄭樵因之分類三十有二蔚矣大觀學人之淵藪矣然我嘗疑貴賤區途每多偽託唐以大野命姓棄夏從夷李氏之族淪於皂隸而其得天下也推詳譜牒上系飛將厲鄉老氏為之始祖吾不足徵於此蓋可識矣氏族之辨亦難矣作氏族錄第一

太史公曰三代之禮各殊務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我謂禮隨時而易者也古今異情遠近殊俗削跡就履大雅訾焉作禮錄第二

古史家之深於樂者莫如鄭夾際故鄭志於樂畧外別作七音畧偉哉其言曰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橫有七音以

成緯聲學流行迄今益盛要其範圍不出斯語鄭略不可廢矣雖  
然樂者音所由感也吾姑仍太史公之舊作樂錄第三  
外而邦交內而治國律為大宗振古如斯太史公作律書而自明  
其例曰六律為萬事之根本於兵械尤所重律蓋綜兵刑而言之  
深於律者吾樂為之執鞭矣作律錄第四  
律以治人歷以觀天歷亦天地自然之運也而其流為陰陽述數  
之學鄭氏夾際曰此欺天之說也然亦成古一家書習此者多矣  
要其言未足徵信作歷錄第五  
士必自學校中出蔚然乃為有用之才古者行軍命之於學所以  
重學者至矣東西各治國建學校以數萬計視古或時殆過之今  
中國選舉之弊大矣其故自不興學始作學校錄第六選舉附  
農商之於古重矣懋遷化居艱食斯奏人乃日震於白族殖民之

策五市之政望望然讓而後之富之無術強於何望雖然中國之  
貧甚矣或亦競爭場中之反動力歟作食貨錄第七  
大地中懸挾空而走高窪殊形民俗斯異歐美通人之言治者必  
兢兢於島國大陸國之辨然則太史公作地理書而名曰河渠河  
渠者地理之一大部分也今易河渠為山川作山川錄第八  
劃然者五大洲文字蓋數十種而惟歐文行最廣或亦簡而易習  
之故歟古史有藝文志其例詳矣施之於今則甚狹擷歐亞之精  
華垂斯文於不墜遙遙後顧庶幾來者作文字語言錄第九  
菽麥不辨謂之人妖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然我聞之人之始為獸  
獸之始為蟲蟲之始為植物盈虛消息天擇厥羣其生益繁其種  
益行人歟物歟動歟植歟推至隱以窮至變作昆蟲草木錄第十  
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自堯舜以降尚已然如華盛

頓之興美洲林肯之禁民奴大率以血戰出之仁歟不仁歟必大  
不仁乃以成其大仁歟浩浩大地茫茫千秋中國聖人蓋亦首出  
之宗主也今歐洲仁君乃史不勝書或亦立法之使然歟作仁君  
列傳第一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要之其  
言不信秦始皇成吉思汗其最著也雖然桀紂之止幽厲之廢秦  
二世隋楊廣元順帝之不終其位而皆以暴用其民失之作暴君  
列傳第二

臣者輔君以安其民者也三公之貴一令之微上接其主下接其  
羣皆有萬不得已之責任以成其萬不能辭之功名三代下知此  
者寡矣然亦有得其一二端之似者作名臣列傳第三

自太史公作酷吏傳而法家之學無餘地矣雖然酷亦不同陽球



之誅王甫義聲震於海內矣而范蔚宗以酷律之直道詎在人哉  
要之有害於斯民者斯謂之酷作酷吏列傳第四  
孔子亦儒也自七十子以下迄於今皆讀孔氏書然其不愧於儒  
者杵薪可數中國之儒蓋衰矣古希臘諸先哲與今西儒孟德斯  
鳩盧梭培根輩以學術鳴一時亦彼族之可稱者也作儒林列傳

第五

韓非子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俠乃與儒並稱哉蓋俠亦古  
百家之一也是故以四公子之徒杖義結客海內靡然從之至漢  
而其風未息後乃無復聞者然今又往往於海外得之扶桑同文  
斯流尤盛豈我中國周秦之遺教歟太史公作遊俠刺客二傳我  
謂如豫讓聶政荆軻高漸離者亦古俠士之雄桀也作任俠列傳  
第六

太史公之傳伯夷也曰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  
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  
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痛  
矣夫痛矣夫作高士列傳第七  
女子者蓋幾不得自比於人類矣是奴隸之不齒者也今之人曰  
中國人多奴隸性質夫是四萬萬人者乃皆此無形之奴隸所胚  
胎所孕育而成者也而何怪焉而何怪焉你列女列傳第八  
自漢以來百家之傳息矣然而名山之業一藝之長篤守其師說  
而不移者前後每踵相接亦史乘之所必採也况自梵語東漸疇  
人西至流風推行挾其得力之故益我以所不知淵源家學溯典  
敢忘作一家列傳第九  
民亦卑矣賤矣雖至流血百萬伏尸千里弔荒墟而問故事無一

人知其姓氏者積冢纍纍悲風烈烈茫然四望豪筆無言民於史  
無色矣雖然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與臣與學人詞客所能專也  
作義民列傳第十

造物何不仁歟強者暴弱智者欺愚大者侵小衆者凌寡相爭相  
奪相攻相取徒以其民為魚肉為羊豕自開闢以至於今無寧日  
造物何不仁歟雖然我擇其尤者而筆誅之作盜賊列傳第十  
顧亭林曰今日之天下胥吏之天下也黃梨洲曰天下無封建之  
諸侯而有封建之吏夫自秦以降以其天下私之一姓私之一家  
私之一人而乃為胥吏所攘哉虎狼當道羣豕奔馳膏血填街但  
供一飽胥吏者民之大蠹也而亦國家之大螫也雖然城狐社鼠  
誰實為之作胥吏列傳第十二

十錄十二列傳皆先詳中國而以鄰國附之與八表並行蓋庶乎

亘古今統內外而無愧於史界中一作者言矣雖然我亦論史學  
則然耳我何敢言作哉且我聞之史家有大例焉於強國不加益  
於弱國不加損於真王不加褒於偽統不加抑我<sup>抑</sup>又聞之史家有  
公理焉斧鉞不能威章服不能獎天子不能爭朝廷不能有我何  
敢言作哉我亦論史學則然耳史者人人心中天然自有之物而  
但假於學士文人之筆以傳者也二千五百年之前有春秋二千  
年之前有史記一千年之前有通志感不絕於予心撫遺文而涕  
隕我非以此求知於世也夫史學之無傳久矣知史者蓋難言矣  
效狐行以媚人求鄉原之無刺斯則我所謙讓未遑也夫

倫始  
自人競智育幾以德為疵癘嗚呼此莊子所謂心死者也我哀之  
我哀之  
夫人之始吾知其始於猿矣猿之始吾知其始於動物之畧有覺  
知者矣動物畧有覺知之始吾知其始於微生蟲與草木之生矣  
然此微生蟲此草木之生者吾又惡知所自始也總之必始於倫  
者近是一萼之微必有耐焉一蔓之長必有依焉非倫何生有生  
必倫一切因緣與倫俱來自一微塵達無量界造物者人世之一  
大倫也惟我有倫乃生愛心渾沌不鑿但知其母然知有母是即  
愛性性本有愛因母而動唯我母愛唯母我愛由此愛性種為愛  
心與我倫者我必愛之愛之不已因而護之護之不能因而爭之  
我既人爭人亦我爭於是析世界之一大倫而為恒河沙數之無

量小倫而復有人焉慮其爭之不勝也於是求其倫之助者助之  
而又慮其不勝也於是求其助之多者而恒河沙數之無量小倫  
復合而為一眾小倫人之所以翹然戰勝於禽獸中而有以獨立  
者倫之力也  
夫倫之不能無爭者勢也然且其倫親愈其爭愈熾呱呱之兒與  
母爭飲食以其母之親也道路之人積貨盈萬於我如糞土兄弟  
之財必思斡焉斡而必求其釐焉而且充然七尺何復輕重然乃  
役其手足不惜其勞以至於困而但以供一日口復無厭之奉其  
倫愈親其爭愈熾吾見倫之終為天下禍矣  
為倫理家學者於此倡一說曰尚平等重自由夫平等者人之公  
例也自由者人倫所藉以存以久以相維繫於萬世之公理也然  
我觀於人之生其不平也殊甚其不自由也亦殊甚孕子之母舉

動無片刻自適而其撫而長之也噢咻之攜持之衣食而飽煖之  
且奪其身之所自愛所自奉盈其量以與之設其母感然以自厲  
曰我不平等我不自由則其子之死而無養也久矣是則我方趾  
圓顛一生之身又自人之不平等不自由而來者也  
雖然是蓋有愛心焉愛者人倫之原動力也我不問平等與不平  
等愛斯平等矣我不問自由與不自由愛斯自由矣下此為奴隸  
反此為盜賊  
是故言人倫者不專重主觀而尤重客觀主觀主施客觀主報古  
人倫之教皆所以為報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施之而必報之斯天經地義所由出矣五倫之禮父子量重使為  
人子者各存一自由平等之心父子之倫絕矣然我尤慮其不知  
自由平等之真理也夫果使為人子者各存一平等之心則必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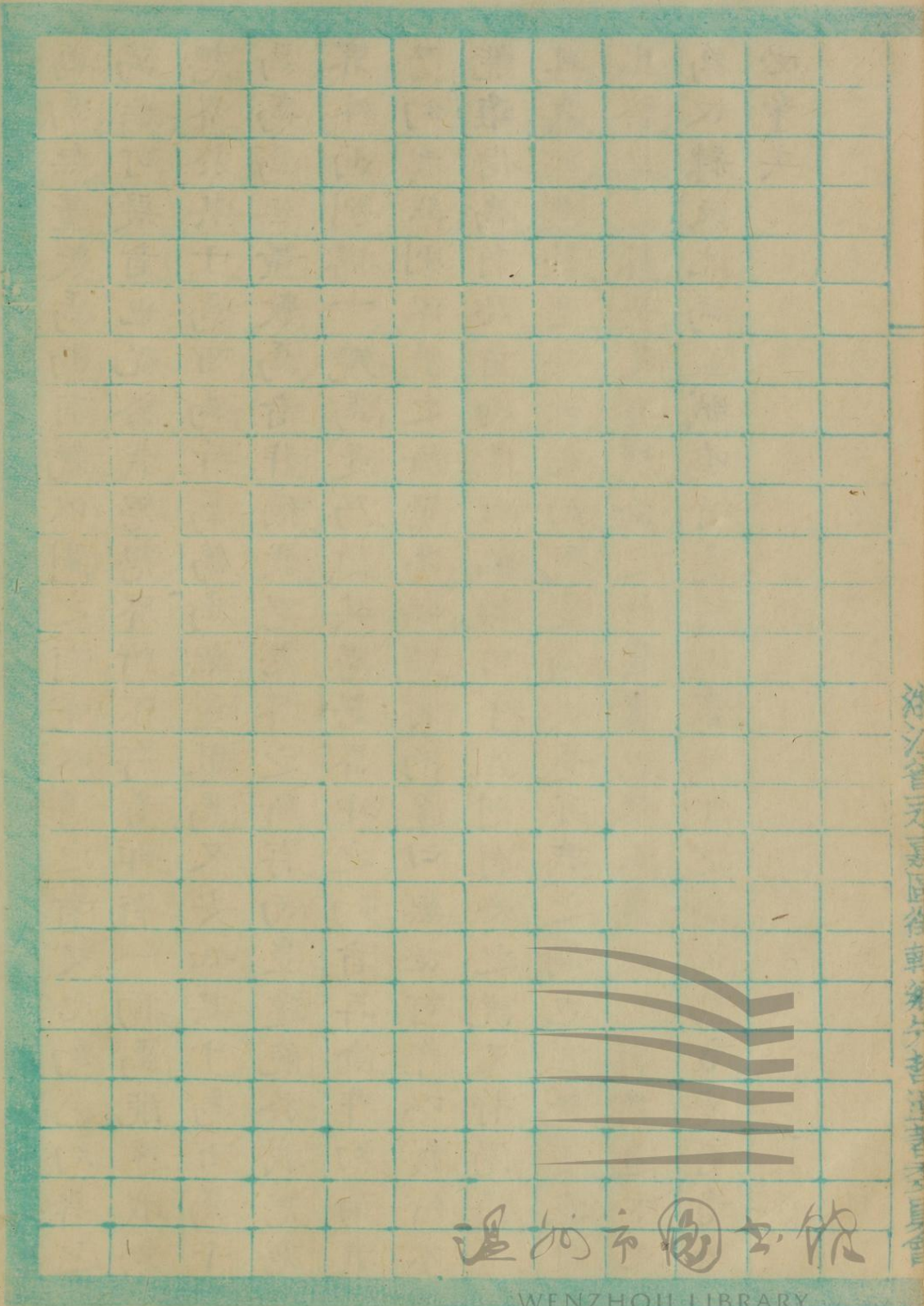
父母之所施於我者反以施之如是乃可謂平等使為人子者各  
存一自由之心則必不以我所欲自由者奪父母之所欲自由如  
是乃可謂自由  
由是以推之朋友則所謂士為知己者死之義矣由是以推之君  
臣則所謂撫我則后之道矣下此為奴隸反此為盜賊雖百世以  
下儒者猶稱之  
或曰倫者世界中之幻境也我本非倫倫何有我是說也我聞之  
唯心家言  
為唯心家言者曰倫無始為唯物家言者曰倫未始無始為無始  
言者曰非我非倫為未始無始言者曰即倫即我雖然無倫之始  
我何自來有倫之終我何自往我本無往我復何來往來兩窮倫  
於何着謂着自我我復何着謂着自倫自倫自我自倫自我何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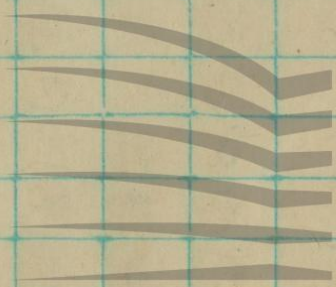
着我我既無着何況於倫倫本無名自我而名倫本無住自我而  
住我又無住我又無名強而名之曰我曰倫名之為倫乃有我倫  
我倫我倫乃生我心然非倫能生心體亦由心能生我相我  
相何相我相自我自此以往萬念俱起由萬念中結一倫相為孝  
子相為忠臣相為悌弟相為貞婦相為死友相為種種古聖賢人  
相由此諸相着於我心乃有喜心乃有哀心乃有戀心乃有希冀  
心乃有報効心乃有無畏忌心乃有無窮自盡自致心心自我心  
相自我相是謂有始是謂無始之始雖然是果且有始乎哉是果  
且有始乎哉吾又不知所自始矣然則無始之說將獨勝  
雖然天下無無始之物也而我惡足以正之夫極人世色界法界  
無量界相滅相息於太空中以吾目力之所及耳界之所傳不足  
以逮我思想界之萬一然以吾思想界之所存又不足以逮我非

思想界之萬一吾之身至思想窮矣我之力至思想極矣然此思想者乃猶在思想之界中者也是亦斥鷃之見耳况於目乎耳乎且以我目界所不及而有鏡焉以聞之而十焉而百焉而千焉而萬焉而無量數焉而目界所不及者及之以我耳界所不傳者而有電焉以達之而十焉而百焉而千焉而萬焉而無量數焉而耳界所不傳者傳之又安知我之思想界中必復無一物焉而舉我思想界所不存者忽若有以啟之而十焉百焉千焉萬焉無量數焉雖然亦是亦蜉蝣蟪蛄之識耳夫自有鏡以廣目界之所及有電以拓耳界之所傳未有鏡電之先我之所見所聞者何在即有鏡電之後我之所見所聞者又何在曰目有簾以感於色耳有鼓以達於聲然則我本無見由色而見我本無聞由聲而聞是其所感以為色所達以為聲者乃幻色耳幻聲耳即所謂十焉百焉千焉





浙江省天台县裕华第六小学图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闢天荒上  
 何物文人不祥哉不祥哉文者天下人人心中固有之物也上而  
 溯之太古界古生界中生界新生界大草大木大鐵大石演而彌  
 進成毀相因千轉萬變其來有自窮極往昔釐然可覩下而推之  
 探大寓之秘蘊窮物類於方來寄思想於空虛亘萬古而獨往自  
 一日而百年而千萬年而億萬年以迄無量數年球界星界氣界  
 無氣界究其變化觀其進步電馳風騫挾空而飛察微知著現無  
 限形形色色揭日月而行與人類並存呼吸萬狀如崩如流取之  
 不禁用之無竭魂礪積胸借書於手文者人人心中固有之物也  
 劉彦和氏曰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元黃色雜  
 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地理之文此  
 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

齊工部文選卷之三十三  
 文選卷之三十三  
 文選卷之三十三  
 文選卷之三十三

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  
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  
虎豹以炳蔚凝安雲霞彫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  
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竿瑟泉石激韻和  
若球鏗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  
采有心之器其無文哉彥和亦一文人也然其言若此彼固以其  
文公之於天下之人矣日本岸本氏社會學曰非人動物雖甚優  
等未有能文者苟稱曰人雖甚劣等未有不能言者我且為之說  
曰苟稱曰人雖甚劣等未有不能言者我抑為之說曰苟稱曰人  
雖甚劣等未有文而不能工者嗚呼文章之名自文人專之而天  
地無色矣嘔心咯血穿鑿鴻蒙司空千載離羣而立不祥哉文人  
我不公其文於天下之人而務為瓌璋詭詭之觀詡詡然炫其技

鳴其術以表暴於當世傳述之於其後人曰文也文也我得挾萬  
世天下之公律令為定其罪狀曰僭曰逆抑我不公天下之文於  
天下之人而徒蠢蠢然蠕蠕然舉自有天地以來大著作大學問  
之具於我心人人得以言之者專而奉之一二人或數十人或數  
百人曰文人也文人也我得挾萬世天下之公律令為定其罪狀  
曰從亂不祥哉文人彼乃以文人自稱哉人乃亦以文人稱彼哉  
嗚呼文章之名自文人專之而天地無色矣我謂有文字以後雖  
謂之洪荒未曾開闢之一日可也作者何人繼者何人往者何人  
來者何人我獨不得鑿渾沌之竅叩洪鈞之鈴樹萬世大文章之  
奇幟拓視界於禹皇之府美富之觀為新天地發其菁華俾無餘  
蘊率億萬輩方趾圓首之族傾古今之覆藏大興問罪之師入其  
室操其戈奪其所私據之物而還之於其人荒矣哉荆棘四望獨

行無徒我何足以知之我何足以言之雖然文者人人心中固有之物也闢之自文章自由始夫天下之大可傷心大可痛恨而不可以告人者莫文章之不自由若矣夫文者天下人人心中固有之物也此區區者而不我界造物何不仁哉雖然此非獨不文者為然也即極千古文人之雄吾謂未有自由之一日矣空山獨坐提筆四顧戛然而起哽咽無聲嗚呼文章之不能自由久矣自今以後亦長此洪荒世界焉耳而孰與闢之而孰與闢之雖然吾為區其大端有四文章者語言之代表也人而不能文則必不能言也然人固能言矣雖然天下之能言者果皆能文之人哉我中國之語言去文字遠夫人之於言也自簡之繁自常之變人亦一動物耳而獨以能言故且以能多言故翹然自拔於非人動物之外吾不知結繩之



始其言何如未結繩之始其言又何如然既有人矣人而既與人  
相接相交相往來矣因而有語言其中要自有秩序之可執條理  
之可尋是亦一文章之奇觀哉自有書契之制而轉奪人心自然  
之文於其語言之外而形以別之意以附之輾轉以引伸之異矣  
哉古人之制作也愚黔首之具歟然當其創始之時固將以一天  
下之語言而使天下之能言者無一不能文也夫惟其文愈繁其  
言愈廣斯亦亘古文明之氣運所藉以振厲而發揚者矣然我觀  
於中國之民又何不識字者之多也歐海文體獨重音聲入耳會  
心遠勝自接白哲人種之制造何精哉我禹域有愧色矣顧我又  
觀於古殷盤周誥之作雖極後世通儒碩學而猶苦其佶屈聱牙  
欲求句讀而不能矣然亦當時文告條教之常辭愚夫婦所恃以  
奉行不失能共知而共解者也詩三百篇為萬古文辭家之鼻祖

然往往得之婦人女子之辭彼亦豈必執筆學為如是文哉而至  
秦漢之際天下之文章益衰矣然以項羽之不學漢高帝之不喜  
儒者言倉卒起草澤之間一無雅馴氣象則亦薦紳先生所不樂  
道其語者矣然迄今讀拔山蓋世之歌風起雲飛之句負聲振采  
激韻欲流植體宏遠居然絕唱彼固非於語言之外而別有文章  
之可名也然其文乃蓋不可及矣文人詞客窮力追新至廢黜寢  
食而不得一當張衡研京十年不輟左思鍊都期以一紀要未有  
非常可喜之義異人之觀夫亦拙於用思哉雖然此非文人之咎  
也總之文字與語言近則為文易文字與語言遠則為文難我中  
國文字之學形聲交錯其弊也卒趨形而忘聲其極也并欲求其  
形而不可得辛苦數十年而僅為一識字之夫斯亦足以自豪矣  
故雖以鞏悅文飾之才為鬼魅驚人之語天下率靡然宗之以為

若人者猶能於語言之外卓然自成為文章大家者也江湖滔滔  
往而不返朝宗萬里吾安適歸我其於文明無望歟况乎學文字  
愈難而語言之不一益甚我嘗謂我中國語言其種類可數萬計  
西北數省人語畧通雖亦乖越常多然尚有三從同者自大江  
東下而一水之間彼此互歧一山之阻狀態頓異終日喃喃茫不  
入耳抱首疾走說為怪物盖有象寄不能窮舌人不敢問者而何  
惑於風俗教化之未易齊一矣盖言語去文字日遠而缺古之鑿  
音異方之龐語乃首中於人心腦系空靈茫無一物先有此不可  
解識之名詞浸淫竄伏於髻鬣戲遊之年至覺智稍開握卷膏然  
而并不知人世間別有讀書天地矣則離語言而言文乃文章不  
自由之一端也

身哉身哉耳之所觸目之所倚意之所通神之所存煥然爛然與

生俱來天不能與人不能奪唯我獨尊現一切觀嗚呼此文章家  
偉大壯麗之絕構也身哉身哉我求我文章於我身之外而曰讀  
書曰讀書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且古人之書非能於其身之外  
而別有所以為文者也設不然者則亦天地間腐敗無用之一物  
耳我不知有我身而但知有古人之文我其為古人奴隸歟以古  
人無用之文而舍其我身之有用者以從之我其為古人犧牲歟  
而或曰我以求文之工也然我又決其必不能工矣何者文固不  
能於我身外求之者也達哉陸士衡之論文曰鑿澄心以凝思眇  
象慮而為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毫端夫文必不能於吾身  
外求之者也然我嘗觀於今之為文者矣彼且不知文之為何物  
也循環展誦一字必擇琢彫曼辭但求媚人夫當其握管凝思之  
初早已離我身與文而二之南郭子綦曰今者吾喪我嗚呼又何

彼之不善喪也夫野老真切之辭遠勝於通人之作兒童無心之  
語適足為名山所師文哉文哉人孰無身人孰無文有此身而自  
忘之而外求之於文孰知夫文者乃即由吾身自然之文從而發  
揮之光大之潤色而敷陳之肌膚之愛冷暖自知萬眾競萌歸於  
方寸其枝枝節節終日役役於鉛墨丹黃之間皆足以抑吾人思  
想而使之不能自伸者也不然則狂夫之叫囂也不然則病人之  
苦呻也惜哉勞神苦形昕夕不倦囚首伏案狀若行尸但從事於  
區區辭章之末而舉吾身自然之文一擲而棄之斯亦人類之大  
愚不靈者矣章氏文史通義曰或問蘇子曰公之博膽亦可學乎  
蘇子曰可吾嘗嘗學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  
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因取譽於市貨意謂貨出無窮而操  
賈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耳學者多誦蘇子之言以為良法不知

此特尋常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耳學者但求博瞻固無深  
意蘇子答之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未可進之學問也而學者以  
為良法則知學者鮮矣嗚呼使舍吾身而言文雖盡讀諸書何益  
哉且我又非欲人廢書不讀也古人之書誠非能於其身之外而  
別有所以為文矣則以我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文直不啻伏古  
聖古賢使作階下囚高坐堂皇以涖之而決其孰者當從孰者不  
當從孰者當舍孰者不當舍嗚呼我身之威亦赫矣於此而猶慮  
其不能文而猶慮其文之不能工豈不惑哉然此乃天下人人所  
共能而非一二人或數人或數十人文人所獨能也何者天下無  
無身之人天下必無無文之人而究何如矣則離人身而言文乃  
文章不能自由之又一端也  
吾又聞之章氏曰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為文章皆本於中

之所見初非好為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  
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  
華晏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  
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  
形迹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  
自沉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臣亦宜作楚怨也夫文又未嘗不隨  
境而易者也境遇之於人甚矣哉我不解世之為文者刻縷萬物  
易地同功於彼歟於此歟於古歟於今歟強其心之所不安併思  
慮竭精髓萬方委拚以求之求之不得則悲則戚則曰不文嗚呼  
是俳優之故智耳我又不解古今文人何皆俳優之不恤也且文  
者以達吾心所欲言亦萬不獲已而為此不平之鳴哉性情激越  
抑而彌進豁然昭露精采橫飛斯或文人得意之筆哉然亦有迫

而始然矣不然吾恐其必不能為也抑即為矣而或恐其不工即  
工矣而或恐其不盡買生痛哭至長沙而倍篤孝標絕交為樂安  
而隕涕情與物遷靡然草偃嗚呼境遇之於人甚矣哉抑我又聞  
日本之言社會學者曰社會之發生心由境遇之最便利於己者  
夫吾人日在社會中不問所遇何時所居何地所交何人所接何  
物而執筆以隨文人之後塗附塵趨即得其影響什一於千萬之  
間而必不能親切有味矣矧若輕其家邱謂為倩人俯仰隨時歡  
泣無序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嗚呼此亦古今文章家之一大厄也  
異哉劉彥和之論曰辭人焯焯春藻不能程其艷言在姜絕寒谷  
未足成其彫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  
飛滯披瞽而振聵矣以此言文誠美哉然非吾所謂天下人人心  
中固有之文矣今為人告曰爾何不文人必曰嘻我不能且為人



告曰爾以爾境為爾文人又必曰嘻我不能且為人告曰爾言爾境未有不勃然起悒然動而惟恐其言之不盡者然則以天下人固有之境為人人固有之文天下之人必各有有其境遇之可言者也而何患於無文哉雖然今之所謂文者異於此則離境遇而言文乃文章不能自由之又一端也昔之所陳今日而為狗矣今之所陳明日而筌蹄矣人曰此世界進步之公例也雖然世界之始誰主張是世界之終誰推行是人心自然之文又往往與世界相往復相盛衰相操縱相左右而文必不能不隨世界而變嗚呼斯殆非天下文人所敢與聞矣然我謂人必有世界觀而後可言文文者天下人人所能為也而世界者又天下人人所羣得而從事也抑我獨怪古人之論文者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夫文而待於其人之傳吾不知於世界何如况

人而果傳與否則又非作者所能操券而決矣而必曰傳之傳之  
吾又不知於所傳之世界何如悲矣夫此真可為痛心而掩涕者  
矣嗚呼文章之可貴亦以其有濟於世界耳西儒之言曰「政治家  
之作用於民人為直接文章家之精神於民人為間接吾謂文章  
者又與民人有直接之精神者也何也文果世界之文也彼夫騷  
人之筆遊記之辭彫繪風雲怡然情適未嘗不目想神馳移晷忘  
倦然而刻意求精徒以蝕大造之清英作人間之殘蠹逍遙歲月  
於世奚功况於詩酒唱酬流連忘返蕪穢不治抹及秘辛文士不  
德令人齒戰此又千古文章之大罪人矣即令拙思於奧妙之區  
拔竒於流俗之外深林嘯傲擁膝獨歌大聲發壁不入里耳亦徒  
以寶貴空山而不足為經世有用之作抑令繫情民物耿耿不忘  
積憤增胸水釋泉涌淋漓大筆語流千春固亦通儒一代之傑作

哉而或境過情遷齟齬鮮合膠柱鼓瑟夏然無聲王陽明氏曰返  
之吾心而不安雖言出自孔子未敢遽以為是達人之言哉達人  
之言哉我謂觀之世界而未當雖有孔子之文無貴也且世界之  
文豈必其文之工不工哉我嘗徒步出郭門入田間從農夫野人  
遊詢其風俗聆其談論摹擬世故如指諸掌往往激發至誠深入  
肺腑而諺語之流傳父老之陳述質直寡文落落數語大率輻軒  
所不採縉紳所不言方志所不錄學人所不喜然而微文隱義餘  
蘊曲色登之明堂殆無慚德又况萬里一息漚輪交馳鑿地天通  
海禁大闢浩浩乎放大東海來挾其獨得之傳輸入黃族歷史歟  
哲學歟政治歟法律歟宗教歟經濟歟博物歟源流間出爛然滿  
目嗚呼斯乃今日之文界之汪洋美觀矣是故詞人才子之名濫  
千載不若尋常習慣之周於世用也聖經賢傳之垂諸不朽不若

里巷歌謠之易動人聽也總寰球而一抱寄此身於天演而不能  
如昔日之局於見聞也驗人類之生存吸文化於他族而不能如  
古人之炫於藻采也世界之文豈以其文之工與不工哉然苟於  
世界有濟則又其文之極工者也莊子曰有弟而兄啼世界之變  
遷大矣夫嗚呼芸芸萬族孰非世界中人以世界之人為世界之  
文而猶曰非文人非文人嗚呼天下安有文人哉天下安有不能  
文之人哉而人之為文者吾又不知其有濟於世界否矣則離世  
界而言文乃文章不能自由之又一端也  
嗚呼以文章言自由斯亦自由之最可憐可笑而界之無甚高論  
者矣然文章也而竟不能自由哉自由也而竟不能於文章得之  
哉嗚呼文者人人心中固有之物也人亦孰不能文而究不然矣  
天下之文人鮮矣我固曰其離語言而言文也其離人身而言文

也其離境遇而言文也其離世界而言文也夫人誠以其文之離  
於語言於人身於境遇於世界而不得其自由矣然人果僅以其  
文之離於語言於人身於境遇於世界而不得其自由也則又不  
自由之大可喜可幸而為千萬世文人所禱祀求之夢想繫之而  
不可得者矣吾為推文章不自由之故而尤有一大端焉  
嗚呼天下之書多矣雖然書又何少也五大洲之大五千年之遠  
以幾何之數求之不讀書不識字者勿論計文人所得日書數千  
字傾地球不能載矣今之書何少哉則以其不傳故然書又何不  
傳也則以其傳而終廢故然書又何竟廢也嗚呼言念及此我為  
之淚下而血併之矣空林黯黯白日沉沉魂魄不斷問天欲泣我  
嘗謂天地生才無數荒江白屋間必有抱書獨坐目無今昔落筆  
萬言傾吐胸臆之不平而徒以陳義過高無一二好事者為之補

綴任其風流星散遺書不少概見亦必有意想所存寄身天外俯  
視一切嗒然若喪老死其身不成一字夫孔孟之書天下人人所  
盡能讀也然以多學而識之聖不得已而好辯之士竭其一生七  
八十載之精力而益以諸弟子之問答一時諸豪傑之辯難吾知  
其繫之編簡垂之縹篋者必不僅如今之所傳其指畫手摹終夕  
不倦又必不能盡筆之書即其所書者吾又知必非大得意之作  
不然如顏子者孔子所稱為好學而自歎其不知者也吾與回言  
終日吾不知所陳何語所論何事意必非尋常論學之言抑必有  
萬不能出而問諸世者不然何迄今不聞一語也抑我又嘗反覆  
推求於孔孟之書而於其委折周詳因文見意之處宗旨皎然往  
往於言外得之嗚呼此其用情亦太苦而其文之不能抒所欲言  
又可知矣况孔子之言何異於孟子而孟子遊歷齊梁之郊大暢



遠更有非孔孟而輕舜禹者又何能出其素所蘊蓄之言娓娓為  
天下道哉雖然此猶其衰世耳吾獨不解以周公之聖成王之賢  
而又處家人骨肉之間語何不盡辭何不達而當流言之興倉皇  
東避斨斧破缺抱痛無言乃至自託於詩人隱諷之詞為罵物類  
情之作嗚呼吾讀幽風不終篇不覺為周公泣然悲矣且以是益  
神移目注皋陶益稷之朝吁咈稽首君臣平等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百工熙哉元首良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良叢挫哉股肱  
哉萬事墮哉嗚呼何其辭之直情而徑達也抑羸劉以上以在下  
之言而涉於政治者惟詩與春秋二類然詩者固古仁人君子萬  
不能已之所為也古人云詩言志歌詠言又曰詩者持也持人情  
性夫當志之所存性情之所激豈必有擇而言之又豈必文其辭  
以出之而我觀於三百篇之作何又隱義而多諷也夫鬱鬱不得



伸不能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而委曲相將從容應節此其為文亦  
太苦而且勞矣明堂清廟鼓吹太平頌聲交作信詩人感事矣而  
復何志之可述何性情之能適矣而乃挾詭文譎諫之旨自託於  
勞人怨婦之徒猶必鯁鯁然以溫柔為教敦厚為宗若深慮其言  
之太激者然而復何志之可述何性情之能適然孟子曰王者之  
迹息而詩止詩止然後春秋作吾謂自有詩之始而王迹已大不  
可問矣况春秋之文乃是非賞罰所由寄而華袞斧鉞之藉以行  
其權力者也然乃斷斷然於一字一例之進退假師弟口耳之傳  
行三科九旨之法持居正尊王之說而有微言大義之殊吾不知  
孔子作春秋何瑣瑣為此而使後儒之讀其書者信之則流於讖  
緯荒渺之歸疑之則指為斷爛無憑之語吾不知孔子作春秋何  
瑣瑣為此嗚呼此不待明者而辨其故矣太史公曰褒貶抑損之

文辭不可以書見嗚呼不豈大可哀哉豈不大可哀哉又况莊列  
之流寓言居其強半彼之視天下何如哉莊子天下篇曰以謬悠  
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  
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  
書雖瓌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也彼其充實  
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與友其本也  
宏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侔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  
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也我獨昧  
其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之言曰莊子之旨何深也我又悲  
其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之言曰莊子之心抑何苦也不然  
處霸者之世而為子州支父伯成子高之語吾恐燔書奇劫更不

待咸陽祖龍之火矣而今又知有漆園其人哉以是知古人著書  
之難也雖然我又痛恨歎息於秦後文字之禍賈生以流涕太息  
之書至貶斥流徙死其身而不見用猶遇漢文帝寬厚之君耳蓋  
寬饒之誅也以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之語楊惲之族也以君  
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之辭稽康之死也以非湯武而薄  
周孔之說夫一言罹禍身首橫分學術累人彼天何酷則亦何怪  
東方曼倩避世於朝廷而楊子雲乃有解嘲之作也抑我又謂宋  
玉景差夸飾始盛漢魏承之召為大宗每溺思於佳麗之鄉抽理  
於神奧之域繁華傷枝漸流淫靡迄六朝而文體益下矣然亦孰  
為主持此者指揮此者獎厲此者其中亦非無奇能之士瑰異之  
徒然以此抑鬱不勝任浮沉於辭華繪飾之塗者蓋十八九矣則  
又未可謂文人之遽無行矣是故蘭臺修史斥劉盆為叛徒涑水

著書奉當塗以正統萬世安有直筆哉觀於此而益知漢人之經  
術晉人之清談南北朝之詞人宋元明之理學無一非有託而逃  
藉抒懷抱積久成習致忘其所以致此之由斯誠當時讀書之過  
愚矣然一二傑出非常之士則亦可謂文章之高隱者也黃梨洲  
王船山去今未三百年故其書尚傳然黃之明夷待訪錄王之黃  
書則固昔日動色相戒凜凜不敢示人之物也夫當一代止國之  
後志士鑒於成敗興衰之故激勵意氣必有大思想家出於其間  
吾謂自周以後易姓者且數十計其止也何必無黃梨洲王船山  
之徒然革命之後禁書殆嚴其再止也書始稍稍欲出然再革命  
之後而禁書益嚴至屢革命之後并前代前數代大思想家之所  
留遺之書而盡去之則必謂漢晉唐宋之止無明夷待訪錄黃書  
者此大不通之論也總之其世愈遠其書愈少秦皇李斯何代無

才三代之書至漢魏而猶存漢魏之書至宋明而猶存者必其書  
之尋常無可觀者也不然則必如孔孟之隱辭以見義者矣抑不  
然則必如莊列之詭譎以明志者矣不然則亦幸而得傳耳然幸  
而得傳者鮮矣詐矣哉古人之書痛矣哉古人之書且書而不得  
行於世行於世而或燬或滅或因以誅其人絕其類豈必在無道  
之世哉華士倡夫婦平權之說以太公而戮之伯夷為以暴易暴  
之歌以武王之左右而欲兵之帝者之學說必不見容於王者之  
世王者之學說必不見容於霸者之世而有益進於帝者則并帝  
者而不能容矣故雖文明之治於歐美亦大盛矣其始也二三奇  
傑之流不惜擲頭顱併死力經萬折而不變至文網橫加乃有談  
笑入獄以終成其書者而今則羣奉為俎豆不祧之宗矣白人哉  
白人哉吾為之心折矣然亦適值其時之可為且幸而不死其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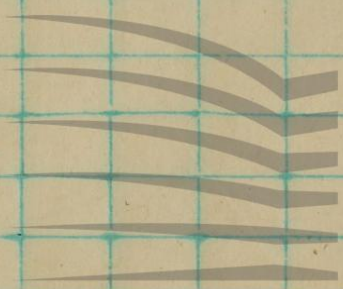
者吾又不知其凡幾也抑我尤有說焉人心之靈達而彌上今之  
得行其說於歐美者安知不又為大有識者所厭棄所鄙夷而荒  
林寂谷之中吾<sup>知</sup>必有沉思冥悟戚然於世界之不平我生之靡樂  
而以華盛頓之治為未盡盧梭孟德斯鳩之言為未然者吾又知  
其必為彼社會所不容政府所必誅喋口不能出一語矣嗚呼昌  
黎亦唐代一奇士也然其闢佛曰『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昌黎何  
幸而不得志哉不然吾恐佛氏之說絕迹於中國也夫人之意想  
異同相去豈不遠哉况自嬴氏迄今二千餘年稍稍有議論有見  
解者必無得行其說之日我嘗與我友論古今人才謂生此世界  
而居然不死者必非第一等人物况居此世而尚著書著書而尚  
能傳傳而尚能行嗚呼此真可為寒心慄骨悚然不能為地者吾  
復何敢言文章吾復何敢言文章陰風慘烈鬼哭神號飲涕千行

奔訖無路文章歟文章歟而甯有自由之一日歟雖然以文章言  
自由斯亦自由之最可憐可笑而界之無甚高論者矣然文章也  
而竟不能自由哉自由也而竟不能於文章得之哉

溫州市

WENZHOU LIBRARY

浙江省立温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闢天荒下  
矛天戟地森然逼人提筆而立目癡不視嗚呼我亦世界一文人  
之數也我不敢言文我不願言文  
此世界歟此世界歟我不知和幾文人目淚灑幾文人腸血豪哉  
文人壯哉文人窘哉文人鄙哉文人慶生歟諛死歟衣食之媒介  
歟名譽之因緣歟當夫伸紙疾書日成萬字風起潮落滔滔不窮  
以是為真伎倆真學問至與談天下事稍稍作有用之文則頓成  
窮乞可掬狀神索氣竭函胡數語其畏人之甚哉嗚呼我念及此  
我祝終古萬年億萬年不復生文人吾祝吾身吾子吾孫世世不  
識字我之言非過激也夫文者天下人人心中固有之物也為文  
人矣亦何不能言亦何不敢言况以人人心中固有之文而人不  
能言而人不敢言而賴文人以言之則文者乃世界人類之代許

辭也文人者乃世界人類之大律師也痛哉天下之人其孰無急  
切欲言之狀吾獨不解以天下人人欲言之言而又其事至常其  
理至顯其情至平其義至安往往經數千年歷千百輩錦心繡口  
之徒發揚蹈厲累牘連篇而卒不能伸其說之萬一况文人者即  
不能言人所欲言而亦將言已所欲言者也吾獨不解以天下人  
人欲言之言而又其事至常其理至顯其情至平其義至安而又  
為我所習知所習見所深信而無疑往往歷數十寒暑孤檠寂坐  
歌嘯無聊悲憤萬端集於胸腹而卒未曾筆之於書傳之於人悲  
矣夫誰歟與我傾胸中之積憤窮人生之原理破今昔之成局闢  
萬古之屯蒙前有古聖後有後賢悠悠無窮與時俱往運之極歟  
世之變歟牛汗棟充積軸千萬繁華損實徒成言穢稍有心肝稍  
有面目顧此念此其不汗流浹背為之狂奔不止者幾希則雖謂

自有文字以來無一能文之人可也雖然豈無能文之人則雖謂  
自有文字以來無一文人之得盡其言可也嗚呼文人之見輕於  
人久矣我為大其聲以正告之曰且勿輕文人之被唾罵於世久  
矣吾為大其聲以正告之曰且勿唾罵夫彼必不欲言已所欲言  
斯亦已矣然欲言矣而或不能能言言矣而或不盡言嗚呼斯  
豈文人之罪哉斯豈文人之罪哉  
且文人何負於天下哉文者世界進化之母也吾證之生物學家  
言  
生人遠在百萬年近亦當二十萬年遐哉渺矣此白種通博巨儒  
所考之地質而得其說者也無足疑也然我且為之置一辯曰人  
為進化之動物由近古觀中古其進亦猶是耳由中古觀上古其  
進亦猶是耳我謂自有生人以降積耳目之經驗知識之發生天

演之例物競之義歟推而彌大莫能抑遏必不至遲之久遲之  
又久而文化稍稍萌芽之迹乃遙遙然得之數十萬年以後地球  
列國其進化之晚者無論矣埃及也印度也我中國也世所稱為  
文明祖國者也埃及歷史之最古者莫如馬奈索所記曰統一埃  
及之第一王朝在紀元前五十年當時所建金字塔至今猶存為  
埃及學者所徵信則埃及文明之始雖遠計不能在萬年以上印  
度文明至吠陀時代初進步吠陀去今不過四千年我中國自伏  
羲時始稍有歷史智識好古者動言循蜚禪通因隄疏乞諸紀然  
或謂皆在伏羲後雖傳記無可根據要之其時必不遠即有為九  
皇六十四民之說者亦必不能出萬年之外嗚呼此一萬年中大  
地氣運如蓬初轉如火初炎推之無極達而益上天洩其華地溢  
其采治耶亂耶盛耶衰耶遞伏遞起遞蹶遞振遞廢遞興遞往遞

反無數千年不變無千年不變無數百年不變然且其變愈廣其  
變愈新而百產之繁殖人類之發皇用物之廣博制度之闊遠先  
後異軌燦然可觀以視未進化之始蓋幾無比例之可言矣人為  
進化之動物吾不知自有生人以降以二十萬年計彼十九萬年  
中何盱盱然居睢睢然處蠢然若無事也况以百萬年計彼九十  
九萬年中何仍盱盱然居睢睢然處蠢然若無事也扶桑哲士為  
之言曰百有生民以至有文字時代進化一也前此數十萬年進  
化之力微至於有史時代而進化之力猛嗚呼豈不然哉文者世  
界進化之母也夫使古無文字則雖長此以往亦仍盱盱然居睢  
睢然處蠢然若無事終為我中國伏羲暨彼埃及第一王朝印度  
吠陀以前之時代之民而已矣嗚呼豈不然哉  
我又證之人種學家言

野蠻歟文明歟種歟種歟是說也吾竊疑之人之生未不自野  
蠻來者也綠地球各民族區其類不下數百種其始由植物而非  
人動物由非人動物而人雖劣族之生非獨晚也柏脩門歟非齊  
衣歟達斯馬尼亞歟遏佉歟因忒安歟此尤劣族中無足齒數而  
為他種所奴視者矣白哲種人翹然獨拔於羣族其生非獨生也  
然以柏修門諸侯視之高下相殊絕若人天夫彼亦自相生相長  
相休息於人間由遠祖以至子孫亦自更數十萬年日被孕育被  
灌輸被激刺被鼓盪於自然氣化中而與人無彼此厚薄之殊矣  
且其覺識非獨異也日本岸本氏社會學曰非齊衣人感情易激  
西史載非洲赤道下地小兒頗慧達遇事輒能了了又載柏拉齊  
耳國之因忒安人目能見白人所不見耳能聞白人所不聞比美  
之因忒安人能竊聽音聲之極幽隱者而辨別其高下然彼終不

能自脫於野蠻舊習而毫末無與於文明之治者種類固大可畏  
哉雖然此非種類之故也我且為之一斷曰文明者由文而明之  
謂也彼蓋大率一字不識一書不知故雖有見聞而無以推闡此  
見聞之具雖有語言而無以變化此語言之資不然何渠不若漢  
嗚呼文人何負於天下哉文人之多寡恒與社會之進退為比例  
差此亦我所敢為萬世天下而決言其必然者也即政治之進退  
亦視文人之多寡為比例差此又我所敢為萬世天下而決言其  
必然者也讀書數篇世故輒能通曉論語半部天下可致太平此  
猶其文人之高等者矣但使入其國觀其俗而比屋書聲伊哦竟  
夕衣冠儒雅路人皆知其氣象亦大可驚哉不然而求所謂數輩  
尋常文人者亦不可得自餘又何足觀歟是故我中國文人之數  
必遠遜於日本日本文人之數又稍遜於歐美各強國即以我中

國論而東南諸省文人之數必遠勝於西北諸省西北數省文人之數又遠勝於蒙古新疆是故言教育而謂鄉村小兒為易化者必有術以愚之也吾竊痛其心之忍言吏治而謂僻壤窮民為易使者亦必有術以愚之也我竊悲其手之辣我友某君嘗為某縣知縣其地故僻陋少士人每放告期訟者不過數人及移而之某縣某縣古以文學著聲每放告期訟者數百人而猶不止某君嘗與我言某縣民之健訟而嘖嘖羨某縣不休嗚呼夫為人長官而欲禁人不訟此真可為我民痛心疾首者矣况以我中國今日之法律之教化之人心之風俗而欲其熙熙悠悠於一政府軌下俯伏安處喋口不一語其苦狀究何可勝道哉則必其民俗大野蠻而絕無文明可望者也我敢為天下人正告曰文人者大有造於世界者也地球多文人則地球治一國多文人則一國治抑豈獨



然哉一省多文人則一省治一府一州一縣多文人則一府一州  
一縣治抑豈獨然哉一村一里多文人則一村一里治抑豈獨然  
哉一家多文人則一家治夫上古聖古賢古大英雄下而讀書  
粗解文義之徒皆得與文人之數要之文人者皆大有造於世界  
者也文人哉文人哉吾得為自文字以來數千年人疾聲大哭鳴  
屈抑於黑暗地獄無一須臾得<sup>見</sup>天日之下曰文人無罪文人無罪  
謂我為文人樹黨吾不辭謂我為文人護過我不懼  
夫第令文人得盡其言而文人猶不能言猶不敢言則文人真可  
恥可笑可殺可族而究何如矣文人者無不欲盡其言者也何也  
古來文人多自喜喜則有不能自禁之情舞蹈歌呼脩然物外馮  
染大筆磊磊不休此文人之常狀也文人多自矜矜則有岸然不  
顧之意上無朝廷下無流俗直任胸臆唯我特尊此文人之快事

也文人多不自惜方其意氣偉然與二三曹侶論次當世賢士大  
夫指摘瑕病不遺深隱反顧身世利害得失之情亦自神懾意驚  
嗒焉欲喪而以一時豪興才思泉湧酒酣耳熱呼罵自如雖令死  
不旋踵而其氣不少衰儼然有斧鑕不避鼎護不辭之意態文人  
又多似愛世非必道德之果高尚也性情之果優美也但非甚喪  
心病狂一無羞恥而既欲以文章自鳴於世則必修飾其辭彌縫  
其意宛然有大熱心大愛力於斯民之故我嘗謂天下之書愈多  
愈佳自道咸以下八股文而外則皆非盡可燒者也但得達識通  
人彙而訂之亦自名山可欽卓然有不可磨滅之語此又文人之  
持色也夫人必絕無所知絕無所見斯已耳有所知有所見則未  
有不欲言者也言之則未有不欲盡者也文人哉其果得盡其言  
矣哉吾知其不能盡矣然且亟亟乎欲言幾幾乎欲盡其言况復

假以可言之權鼓其能言之力而所謂千年大忌諱大疑難歷數  
百千萬輩大仁人君子所力爭而不得者一舉而盡畀之而猶謂  
我中國文明不如人者豈篤論哉且我謂中國至今日而猶有文  
人者亦以見吾人一日魂魄不死何以言之天下之可畏莫如刑  
罰而人生之可危莫如死我觀於古今有才之士往往不幸解網  
羅擠憂患至流離困阨不得朝夕安居而其間又每為怨家仇人  
出大力媒藥必得而甘心而後已其甚者乃至一字之獄禍延弟  
子牽連疑似枯骨被誅橫道死人見而酸息自古得禍之慘未有  
如文字之大者也然而前者既仆後者復起有志之士寧伏受重  
誅而死而必不欲鄙陋沒身文采不表於後世者踵相望於史策  
我觀其言曰文必窮而後已文入必不得志天下人人皆欲殺嗚  
呼此亦大傷心可痛之談矣然卒儼然為之而不懼者豈大愚哉

則亦以權衡於輕重大小之間意有所欲白情有所欲宣而不暇  
復顧後禍也不然我恐盡中國而皆為不識字之人矣文人哉果  
何負於天下哉  
無古無今無中無外觀其文章之盛衰而其國之政教可知也其  
民之習俗可知也彼白人之所能言者未必非我古人所欲言也  
而亦未必非我古人所已言也然或白人言之而用而顯我古人  
言之而廢而隱白人言之而施之管絃被之金石我古人言之而  
委之草莽投之巖谷嗚呼目論小儒一得自負手執東西鄰譯本  
數卷與我中國四子書十三經銖銖較量其間而不於本原深固  
之處求其所以致此之故傲然以示於人曰中國無書此非獨於  
古書失之抑亦可謂不通時務之極者矣漢之文章不如三代魏  
晉之文章不如漢南北代之文章不如魏晉此我中國政治日退

之證也唐人之文章視東西漢較弱而視魏晉以後則稍強宋人之文章以視唐論法稍疏而言理則較密此我中國政治畧進之證也然總之中國之文終未有大成之一時則我所敢張目為天下告者也偉矣哉我讀王荊公蘇氏父子陳同甫諸子上皇帝書皆洋洋萬言語詳意盡勁氣直達蔚成傑作自西京治安策後寥寥僅此數作耳然亦可見趙宋文學之盛之有自來矣司馬相如封禪文之美漢武曰三代以前蓋未嘗有揚雄劇秦美新篇之頌王莽曰登假皇穹鋪衍上下非新室其疇離之卓然煌煌真天子之表也二子蓋亦一代文人之英也而其言如此韓退之故唐代傑士然其貶潮州謝表曰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遇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鴻床揚厲無前之緯績編之乎詩書之策

而無愧措之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  
又曰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開機闔雷厲風飛日  
月清照天戈所靡莫不寧順大字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  
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即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  
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之外赫然興起  
南面指靡而致此巍巍之極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  
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嗚呼穢矣  
百世以下讀之猶為顏楮退之竟忍為此言哉蘇子瞻黃州謝表  
之辭曰既人人皆以為可誅雖天子不能而獨赦言成簡要聳然  
無儔蘇寧必遠勝於韓哉夫亦適因乎其時耳曹子建在文帝之  
世束身俯首隱以華辭自掩幸而得免而其對明帝也則有通親  
親求自試之言而觀於禽權賊亮虜其雄率識其醜顛效湏之

捷滅終身之醜諸語何前晦後揚也曹叡之遠過乃父可知矣故  
觀馮敬通之不容於光武而歎東漢不復古劉孝峻之流寓於南  
朝而卜江左不復興夫文人一耳或激昂負氣遭時屏抑或偃迎  
因人折而求遇要皆不得為文人咎文人之世微矣如腐鼓搗之  
而無聲也如壞木塗之而無色也其進其得志亦等於倡優之畜  
牧圉之役其不得志其廢其竄其逐其死直糠粃耳糞穢耳文人  
之於世亦微矣雖然文者世界進化之母也文人文人我願文人  
毋自輕自卑自棄自賤文人文人我願世毋輕文人卑文人棄文  
人賤文人文人我願盡我中國之人隨爾車逐爾塵挾爾作  
百千化身普我四萬萬子女無一非文人文人文人我願盡中國  
四萬萬無一非文人盡中國四萬萬之文人無一文人不得盡其  
言書冊如雲著述如林灑大千界徧地成聖斯乃大文章之極軌

而世界之無上觀也吾思想何奇我願望何癡我托體何遠我用  
情何左雖然是不難  
文者天下人心中固有之物也人孰不能文人之文孰不能工一  
息靈魂與變俱適大塊無私假我一切文於人何靳於文何歎不  
然是必非人動物之未變化者也不然則必太古原人之未經社  
會泐汰者也不然吾知文人之普徧大地矣

夫文之所以成者

- 一 原於發聲
- 二 原於印象
- 三 原於觀念
- 四 原於感情
- 五 原於抽象

溫社



六 原於概念

東方哲學家之論社會曰「動物之方等者不能發聲音漸至高等而聲音漸發其聲音之數亦漸多然其聲音之數與其變化聲音之力無幾猿犬之類於動物最為發達然猶不能言語獨以其聲音為觀念之符號必以此符號之聲音互相連續以為有義之文句此非唇舌咽喉臻於發達而有種種變音非神經脊髓臻於發達而有種種觀念者不能惟人也為能之夫人之所以異於非人動物者亦恃有此音聲之發達耳然音聲之發達則固盡人所同也而非文人所獨也大矣哉同何能見耳何能聞口何能言腦何能覺天之界歟人之感歟物之觸歟我之受歟莊子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

斤工言心書聲效聲氣七十三聲聲之通會

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譎者此  
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偈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象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呼嗚  
呼是亦善於言印象者矣大矣哉印象之在人亦可論乎文人非  
文人哉  
觀念之在人曰主觀曰客觀客觀主感主觀主應其始也以客觀  
之事情無主觀之覺解互相衝突互相貫注而意象以生其竟也  
以主觀之發現與客觀之况味互相轉移互相牽連而精神以動  
夫人之絕無觀念者必其絕無意象絕無精神之可求者也而人  
之不能文者必其一無觀念之可言者也然而觀念之於人亦切  
矣  
悲歟喜歟哀歟榮歟甘歟苦歟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如有心如無

心太古原人謂此何物自我情求與生俱起渾沌不靈一切無有  
獨此感情無翼而飛利歟我知害歟我覺誰組織是萬塗並出况  
經萬年更數萬年智識日盛由粗達微南郭子綦曰與接與搆曰  
以心鬪庖丁曰官知止而神欲行嗚呼人孰無情此亦極萬有不  
齊之類大抵皆然者矣方其情始始而無始方其情終終而無終  
抑豈無始抑豈無終斯乃上下古今之至文也我觀於生人之感  
情而知文人之不能專此矣  
以文明人與野蠻人較大抵野蠻人之耳目稍勝而心靈猥絀日  
本哲學家為之言曰凡人觀察之力長則思索之力不得不短而  
觀察所得特為具體觀念其在思索者特有抽象觀念耳於彼歟  
於此歟於初歟於終歟一隅之舉三隅之反一日之感千秋之想  
人之於抽象亦難矣雖然抽象之在人豈必待文明大發達之後

哉孩提之童但知有母由母積感依依此念推之萬彙大概皆是  
自親之疏自近之遠人羣之立於此權輿不然吾恐生人之種之  
絕久矣此抽象之達於情性者也遠古人類攘奪飲食漸知畜牧  
乃改其初繼而農耕繼而交易養欲給求思慮益密此抽象之見  
於日用者也而豈獨文章然哉而豈獨文章然哉  
劉彥和曰駟牡齊力而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馭文之  
法有似於此又曰外文綺文內義脈注附萼相銜首尾一體其諸  
由抽象而成概念者歟嗚呼此文章家之極軌也雖然吾觀歐洲  
學術於生理也曰剖解學曰具體學於物理也曰分類學曰蒐集  
學於政治也曰比例學曰統計學於一切科學也曰分析學曰綜  
合學於一切哲家也曰演繹學曰歸納學剖解歟分類歟比例歟  
分析歟演繹歟此其學之存於抽象者也具體歟蒐集歟統計歟

綜合歟歸納歟此其學之存於概念者也故抽象為人類文明之  
始達而概念為其究竟執全以制偏觀一而得萬吾又以知人  
之必有概念矣  
嗚呼此文章所由成也夫人不求於我心中固有之物而曰文也  
曰文也又何怪其去文益遠而為文益難矣  
曾滌笙氏曰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  
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即秦周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然  
若金玉與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不能文強取古  
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  
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  
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  
達之若剖肺肝而陳蘭策又曰自羣經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

多闡幽造極之言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怵惻感人之  
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  
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擬比之句間以妍娜之聲  
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  
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為不遷  
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妍討微言羣士慕效類  
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熙之間風會  
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達哉斯亦  
可以盡我中國二千餘年文章家之能事者矣雖然我謂自有文  
章以來皆未足言情理之至者也何者彼固有所不能言不敢言  
也不能言不敢言斯無所謂情矣斯無所謂理矣且曾氏亦知情  
理二者為人人所固有矣然其所舉以言情者乃泥於駢體之類

所舉以言理者一區區韓曾歐王之餘嗚呼此乃文人之情之理而猶非天下人人心中之情之理也抑且不足以言文人之情之理矣夫文人者必不能外乎人人心中之情之理而別造所謂情所謂理者也嗚呼人無不能文人之文無不能工不信我言者其何說之辭

故古人論文由唐宋而上莫如劉勰之言文心其明詩篇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辭其樂府篇曰詩為樂心其論說篇曰心與理合爾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其來其神思篇曰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密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馀心其物色篇曰物有恒姿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疏

由唐宋而下莫如章學誠之言文德曰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

斤工言文書經教澤取七...

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倡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  
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深省  
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脩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  
本乎雄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流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  
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色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  
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  
心歎德歎而謂文人獨有此歎然則苟非狂疾無恒性必知其說  
之大謬矣無理矣人無不能文人之文無不能工不信我言者其  
何說之辭雖然我謂尤有文時  
時之得也如奔如馳如霆如風如例百川而決之飛流赴海如登  
泰山華嶽之巔呼聲震天下如處明堂而朝萬衆如臨百萬之師  
鼓千百勇士而使戰而失之也如囚奴如牢豕如寒蟬不能出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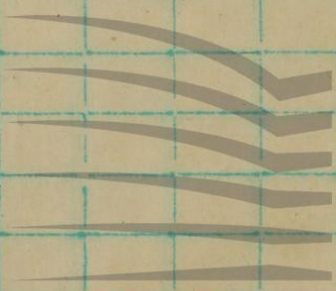
如晦如隱如咽如哽如迴如懼如驚如夢如幽疾避人如伏斧鉞  
之下如爐火大熾推罪人解衣而從之如風雨交作白日無影蛟  
龍百怪伸舌厲牙作驚人可畏狀嗚呼時哉時哉我為之悲我為  
之慄吾慨古今文人顛倒轉徙流蕩變幻於此時中者巧歷不能  
知其數離朱不得能其象昔之論史曰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  
蜀習鑿齒為漢晉春秋正其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之綱  
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悞於先而司馬再  
悞於其後而習氏與朱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三國志  
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  
耶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  
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度之人也嗚呼此亦可與言時矣  
夫人之所處固有苦樂憂愉屈伸榮辱貴賤之不同而其時之所

使者又有時焉而皇時焉而帝時焉而王時焉而霸時焉而盜賊  
世界之不齊嗚呼吾不知古今文人顛倒轉徙流蕩變幻於此時  
中者前者誰詐後者誰諒吾又不知此時之顛倒轉徙流蕩變幻  
古今數百千萬文人而俾無可如何者誰實為之誰實成之痛哉  
司馬子長曰身直為閹閹之臣甯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  
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夫狂惑之為言亦大不羈者之所為  
矣然曰通其狂惑而猶不能不從俗浮沉與時俯仰此真可為腸  
一日而九迴者矣嗚呼今何時歟荆心棘目漫漫地天萬縷血絲  
垂而將盡文人歟窮矣困矣慘矣竭矣此道此術此心此情炎炎  
者滅隆隆者絕文其無救於世矣即欲為救世之文而不可得矣  
且救世之文亦人人心中固有之物也蘊者發之鬱者宣之抑者  
揚之枉者伸之天下人之所欲言者多矣我其忍令不言哉我其



涯之文矣不然而欲求其文之工未之有也夫豈不能工哉然彼  
之所謂文者非我所謂文也即彼之所謂文之工者亦非我所謂  
工也橫眺六極俯視千春興會淋漓隨意所適聲律之文歟吾不  
能為江鮑徐庾之風流義理之文歟吾不能為王曾歐蘇之論議  
而以我之根於發聲積於印象胎於觀念動於感情而又以印象  
為抽象以觀念為概念者為吾文所自出而以其文之茁於語言  
託於身體達於境遇而極於世界者為吾文所自成夫此固人人  
之所能矣然此乃人人之所能也而我謂自有文字以來無一文  
人者嗚呼我為之心惻而鼻酸矣大同盛軌祝彼馨香惓惓後望  
來者可作文其或有大盛之日此我所以萬一希冀於文章之自  
由而不能無情者也忿悵羣儒攘臂大呼作危言險語疾其聲以  
警人曰文章革命文章革命我以為不必然也於今日而言文乃

洪荒未嘗開闢之一時也闢之哉闢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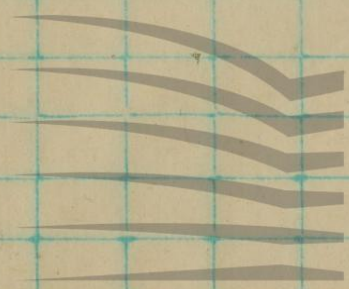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芥子園畫傳卷之七

浙江圖書館藏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地史原理上

讀書數萬卷而懵然於古今治亂之大要中外興壞之大局是謂  
盲儒駢然以史家著述自命日披一紀夕覽一傳評騭是非聲動  
四座而問以當時得失之林利病之數喋口不能出一語是謂瞽  
史地理者史學一大宗而通儒所樂從事也  
雖然吾見今之為地理學者矣夫地理所以識古今理亂之大要  
中外興壞之大局而於當時得失之林利病之數較然有直接之  
關係世有搜羅羣籍摘英擷采以其學鳴於時者乎然且伏案數  
十載埋首喪面丹鉛不離於手曰某州古之某郡也某邑古之某  
都也某縣某地古某帝王所崛起而經營也某鄉某邑某豪傑某  
英雄所揭竿斬木奮起為天下首難以削平大亂者也夫此乃考  
據家之地理也

若夫臨秦岱之高薄崑崙之顛東望太平洋西俯地中海一覽天  
地渺然無儔曠然想見古歐亞未通道之先地絕其隣人殊其狀  
曾幾何時今昔異情為之歛歛欲絕者久之夫此乃遊歷家之地  
理也  
至如好學之徒跋跡萬里窮五洲之絕境探奇境於冰海環球雖  
大供我驅策宇宙何窮不足一盼每嘗登哥崙布之古邱發大彼  
得之逸想搜奇鑿幽慨然有統六合而一之志夫此乃探險家之  
地理也  
况於火山萬狀窮其原質積土千尋中有城郭古礦識其文字穿  
鑿及於地心誰呼吸是誰色羅是驅風雷雲電而走之斯亦乾坤  
不可思議之奇觀矣而不外於物理自然之素質力相維之故夫  
此乃格致家之地理也



又若平原大澤辨士資之肥磽白壤赤墳探名言於昔籍風雨燥  
濕之宜寒溫短長之度知之必精言之必審亦自謂竭兩間之異  
術奇能而無憾於天地生物人生利用之常理矣夫此乃農家之  
地理也  
彼夫競巧於上都炫奇於賽會百物駢驚方舟文馳貨別隧分握  
其樞而操縱之電飛鐵繫一呼數萬里登耗憑其掌握轉輸極於  
人境浩浩乎放大東海來風波十丈魚龍親人羅大地之奇珍供  
吾人之攜取庶幾哉攬物華而窮人力歟夫此乃工商家之地理  
也  
其精者山川險要指揮萬狀天風四來據雄關而自立絕大河跨  
高原縱橫馳騁拊其背而扼其吭挾高屋建瓦瓠之勢進藉以戰  
退藉以守鞭策一世下若無人此古秦祖龍成吉思汗所以撫中

新工部天書堂教習

國而有之而今俄羅斯所以雄視於歐亞二大洲中兀然為北方  
強國也夫此乃兵家之地理也  
其尤精者窮文明之起點求公例於天擇辨宅地之高卑驗人性  
之離合於大陸歟於海國歟然四顧問古黃帝堯舜發祥之地  
與彼埃及希臘羅馬美利堅英吉利日耳曼之所自輿輒為感觸  
流連莫能自已曰地理之關係亦大哉夫此乃名學家之地理也  
雖然此皆未足以言地理也  
地理有二大別一曰天然力一曰人為力任天者敗任人者勝莫  
儒洛克曰地理之關係於歷史若體格之於精神然體格不充盈  
則精神不強固地理者文明之歷史所藉以發洩其光采者也嗚  
呼此猶任天之說也夫天然力之足以制服人為者固然亦無足  
怪熱帶寒帶之民其制度恒弱其能力恒微西史曰人必能出其

精神思想以自養其所欲給其所求而後處于天道運行之中不  
復為天所窘民之生於熱帶寒帶者雖窮日夕之力以張皇補綴  
於天然界限中而猶恐其不暇故歷史之文明必發達於溫帶鳴  
呼此亦任天之說也  
夫人居酷暑之時烈日如火赫赫炎炎揮汗不止積而成雨仰視  
天空烘人肌革頭暈如醉不知所為腦傷其靈神避其舍於斯時  
也并不知思想之何謂智識之何物此亦奚怪熱帶之民之愚鈍  
無知矣若夫嚴寒之夕零露之晨烈風砭骨地裂霜飛手弱不勝  
足僵不走擁爐而處如偶如尸魄然一身茫無覺悟此亦寒帶民  
之所以進化獨晚也夫人類所由羣進於文明者不為天然力所  
壓服而常有征服天然力之大權寒帶之民得天之最尊者也熱  
帶之民得天之最厚者也其得天最尊者必為天所勝無疑矣然

而熱帶進化之難較寒帶為尤甚其故何也熱帶之地以擴充物  
產則有餘以砥礪人事則不足彼民但知天行之可恃而不知人  
力之宜爭終其身於天之範圍中如夢如睡任其自然此所謂天  
定勝人者矣我嘗觀於風雨交作霹靂驚人百物怒生鬼助其燄  
人之出其間者往往生聳懼驚畏之心夫自聳懼驚畏之心生而  
後發揚振奮之力阻於是有迷信之事有神怪之驗而天然力乃  
獨往來於羣居羣聚羣生羣長之間而人為遂無所施其用嗚呼  
天之果足以勝人也文明之發達我於人為何望矣然則地理之  
說當以任天為主  
雖然有風俗焉有政治焉有教育焉此非天之所限而人之所使  
也夫豈無野蠻之俗漸於文治聲教之區淪於荆莽我嘗走萬里  
路徧求古偉人盛蹟遊五帝三王之遺墟大風吹帶四顧無侶草



時良法美政燦著於史乘然必讓人以獨治而處已於獨亂悠悠  
大地天演其族白歟黃歟我獨何心有起而問二萬方里大國之  
幅員者嗚呼是亦地理之秀出六洲者矣  
我中國固亦得天之獨厚者也夫綜地球文明氣運之遷移與其  
程度之高下發達之遲速殊形異情而必以歐洲稱極盛歐洲地  
最狹小視亞洲僅五分之一附庸南面與大國而並列我見其趨  
而僵耳然且列國者數十悍然各處於競爭之勢各思拓其能力  
於四境以外殖民歟通商歟電激風馳絕境四驚涉數萬里重洋  
如挈家人而走之往來絡驛經營不遺餘瘁而其膨脹力之出於  
亞美非澳諸區域者巨屬殆及強半矣夫歐洲居地中海南達於  
非東界於亞由西南而入美洲此固宇內最易發揚之一地也彼  
亦得天之獨厚者哉况地氣多阻於高阜而溢於海域歐洲多濱

海地美矣哉大西洋之雄風矣長風一息漉車交馳挾流而奔如  
戶如闐彼國極文明程度之高發達之速無惑矣彼固濱海之國  
也夫海者所以開拓人意志鼓盪人性情而大發洩其原動力者  
也彼誠得天之獨厚者哉雖然我中國者亦濱海之國也  
抑我又聞之山處者善靜水處者善動山處者善獨水處者善羣  
歐洲以希臘羅馬之威操治術為海內倡當時翕然從之然且合  
而復離為點者所倖得而文化之過絕不通者近千年爾時地形  
之利便猶故也及其將通矣而又遲之遲之久而猶有阻而抑之  
者爾時形地之利便猶故也於斯時也任天之說不足恃  
然自亞美利駕大陸開國以後而歐洲之地勢又一變塞者忽通  
閉者忽開順大西洋之熱流橫捲而向西南一隅靈境無人待蠶  
叢而開道指南何處因王者而求車百年之間氣象嶄然長驅遠

驚乃激而為今日白種之新氣運環球七萬里經歐人足跡所及  
景物輒為之一易其大潮流所激射未有能少加其抵禦力者吁  
亦盛已彼固一濱海之國也而易於發揚乃爾我中國者或亦大  
宇內最易發揚之一雄國歟  
然中國自海通以來地勢乃益趨於弱重門洞開讓形便以予敵  
出四境而遙望輟睡之聲徹臥榻矣而民之處其域者或亦因文  
治之輸進借人才於異地而有得於彼族政術之美學術之優以  
為我振厲之先聲者斯亦未始非一時利益之偶需者矣然而習  
俗所趨靡然不返影附塵依失其故步萬蟻羣逐如慕堯羶我亦  
不解奴顏婢膝之徒何豔於彼族之榮彼土之樂人各有國國各  
有羣趨人之文明而自處於蠻野我何樂而為此哉夫我國亦地  
理之得天獨得者也彼以地理之利而大逞其蹈揚擴張之力以



稱雄於全球我以地理之利乃不勝其瑟縮畏懾之形而不自安  
於一國海濱哉海濱哉夫海者所以開拓人意義鼓盪人精神而  
大發揚其原動力者也而中國何如哉而中國何如哉  
或曰此亦天然力之所制而服者也夫撫二十二省之民族羣服  
從於一政府之下皇然大一統帝國之威運矣然地過大而人甚  
繁呼吸不能相通我觀於一國之中西北數大省平原無垠彌望  
千里曠遠少人烟而東南之民無翹足地西北人尚悍武鮮儒雅  
雍和之氣而東南以文弱稱於時西北惟蜀土稍富饒自陝以東  
諸省瘠民四列往往無立錐之家東南稱沃野輸輓之舟不絕境  
西北人喜家居不善工商之業婦子家人相團聚有老死不出里  
門者東南頗喜遠遊有進取之雄心擅香山新加坡之中國民大  
抵皆東南產也西北民尚樸忒頗有任俠好氣之遺風東南以趨

利為巧以苟免為得計捐廉讓而競奸詐西北少詩書陶鑄之靈  
氣故其民近愚東南之士以志自負而卒陷於浮囂無實之習而  
東南數省亦復風氣自殊自江以北自浙以南釐然不相入若胡  
越以視西北數千里如一境者又不可同年語矣夫此皆天然力  
所自致者也又况以犛犗苗蠻之族雜處於滇黔閩粵之間為文  
教所不及政化所不理而亦能率其族制社會適然相生相育於  
其際雖其種不繁或亦天然力所孕育而護持之者歟由是道也  
為地理說者必以任天為主  
嗚呼羣天下之人而共趨於任天之一途則終古之地理無色矣  
夫命體周流變化非一人以濟造物何功而或者覩秦始皇漢  
高帝之龍躍於西方而謂關中有王氣聞俄羅斯之虎踞於北陸  
一帶而謂天險可長恃見英人之雄富甲大地以絕島區區之國

橫眺五方并印度跨西海略阿非利加而南駸駸乎大伸其權力  
於我國東南一域日本亦以三島與東方而謂海國可經營宇內  
夫孰知有力者運之以趨此又皆人之所使而非天之所限也抑  
果從任天之說則奇渥氏以暴戾雄鷲之才據地四萬里陵亞歐  
二大域兵力所加皆望風而伏黃禍之烈白人猶嘖嘖稱於口明  
太祖乃閩里小兒帥數千烏集烏散之徒驅市人而戰之而必不  
能奪其鞏固強盛之河山而代其位矣美洲壓服於英人專制之  
下尺寸不能自伸而又當新開闢之地無憑藉之威力上下因循  
以苟求無事於旦夕而華盛頓必不能大張其民主政體血戰以  
求勝而創萬古獨一無兩之事業起而為泱泱海西國主人翁矣  
而哥崙布生長一小邦不能橫肆其絕海通道之才於白族蹤跡  
不經之絕域而天自東西至今猶阻梗不通聲聞矣拿坡崙智愚

冠一代雄師百萬流血漂鹵歐人震懾其威望奉命令若恐後統  
一洲之族馳四境之觀開關臨敵晏然有帝王萬世無疆之勢今  
之主全歐疆域而天下莫敢與抗者必拿氏子孫矣人但知大彼  
得之能世其業而不知亞歷山大之不終也人但知威廉之能復  
其國而不知波蘭之竟止也人但知意大利法蘭西之蹶而復振  
衰而復盛而不知匈牙利杜蘭斯哇之留其殘喘於九死一生之  
中而亦有恢復國仇之一日也夫以天然則如彼以人為則如此  
吾不知於地理何擇矣  
抑我又聞之古古文明之盛莫中國若唐以前阻於洪水之虐政  
令無所設施強項不庭之諸侯各據其土地之雄率其族統其民  
如三苗之屬者殆更僕不能悉數而自大禹平水土以後九洲劃  
界井別域分萬邦拱衛統於帝軸干羽之舞哉苗民格命人以為

文德之所致矣然神禹之德不及堯舜書曰帝乃誕敷文德此亦  
史臣追贊之詞吾知所謂文德誕敷者必不自當時始矣嗚呼苗  
民嗚呼苗民夫豈昔獨抗而今獨屈昔獨違而今獨從昔獨亂而  
今獨治而七旬之來格者乃不見於懷襄汎濫羣族瓜離之日此  
亦不待智者而知其故矣夫當高山大川未經奠定之初是千古  
文明進步之一大厄運也以堯舜之聖之仁之智之勇而風教之  
所暨者劃然有日即於阻之勢地理殆與有力焉大哉禹功書曰  
天工人其代之吾謂於洪水之際乃其天然力人為力兩相搏擊  
兩相抵制而後併而歸之於一途者也  
是故古之有天下者聲教四暨為民建國必宅其中而治之吾觀  
於太昊炎帝之都陳黃帝之都涿鹿堯之都平陽舜之都蒲坂此  
皆非有險要之可恃山河之可倚夫亦以民望所歸道達旁達南

北東西捷於奔趨人皆謂五帝之時環球必統於一而我竊疑之  
蓋其轄地之廣狹率服之遠近即可於其所設都知之何也彼必  
握中央政府之權擇其萬方環繞而易於交通者此古聖人宰制  
天下之公術也自周以降而西陲一丸泥永為帝都所宅嗚呼彼  
亦蒙太公王季之遺業而不忍輕去其故邦哉然不啻啟後人以  
憑恃險阻私天下之口實矣宜乎謝氏肇測之言曰大聖人之建  
都固在德而不在險當時水土未平規制粗定茅茨土階非有百  
雉九重之制衿衣鼓琴亦無瓊林大盈之藏而每歲省才坐不安  
席蓋亦以天下為家之意不必擇土而安也至於三代德不及堯  
舜不得不相地定鼎據上游之勝以控制天下吾謂自有憑恃險  
阻以私天下之說又千古文明之一大厄運也夫文明之繫於地  
理者亦望其通之已耳利之已耳擁百二十二河山之勝控馭萬

方九重高門奔詐無路凡百舉動壅不上達彼固知後世子孫必  
有不能守其古業者以此為防備不虞之策斯得計矣然而周幽  
厲之廢秦二世之止吾又不知其何如也以天而勝人歟以人而  
勝天歟以是知天然力之必不足恃矣雖然此猶未足以盡任人  
而不任天之真目的也  
任人而不任天當於其民決之地理者統斯民之種類習俗性情  
德行學術以合而成焉者也  
嗚呼白種通人之為地理學也以我中國地理家言視之真腐物  
耳朽質耳古玩器耳吾嘗聞其言矣曰地理必合歷史政治學人  
種學物理學生理學及一切科學哲學統計學而後能精能審斯  
言也主任人之說而亦於天無所背吾信之吾願為地理家推言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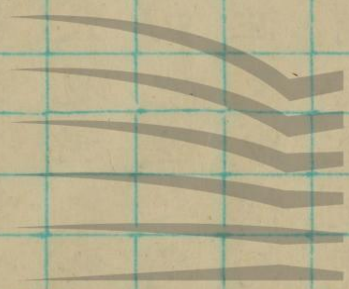
美之統計家曰理亂之循環或衰之變態孰為原因孰為效果吾  
人宜下切實考察工夫不能以歷史偶然之事視為天然之勢力  
又曰文明之民土地及一切氣候變化之態狀舉不足以因之鳴  
呼此所謂征服天然力之大權者也夫吾中國秦漢以來一切皆  
由天造人之生斯世者如萍如影如塵如霧亦惟授我命於鴻鈞  
一治煽空虛無量大力以模範而鑄化之而文化之進止人類之  
變更制度之因革風尚之推遷物產之登耗但任其自存自止自  
生自息自增自己而人力一無所施其間悲夫且人力既不足以  
勝天而又適以濟天之力之窮而助其虐自漢而魏而晉而南北  
分立而隋而唐而五季而元明無三百年無革命運此亦天演之  
常理而亦無所左右進退於其時者也競爭之勢哉我豈遂無觀  
感之念奮厲之情而但任其靡焉江湖日下迄數千年而聲明文



物之在昔者未能一日而復其故我嘗覽利病於郡國寄遐想於  
千載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今試披古圖籍求古戰場故  
事自大江東去干戈滿地萬里碧血槍撓所指血肉糜飛地理之  
於人亦慘矣然此非天之所致而人之所構也而或經賢君相之  
安輯良吏之拊循民亦稍稍得所休息而獲一日之安寢矣然又  
不數十年而輒一大變景異時遷不復見舊日官儀起視四境而  
鉦鼓之聲頓起矣太王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嗚呼土地  
者後世人君殺人之利刃也其為害可勝言哉夫地理之無益於  
民者非吾所欲言所忍言也達識哉西儒之言曰地理之精蘊自  
國家之社會而來國家之社會實自國民之天性及感情而來民  
之於地理亦大矣是故地理者統斯人之種類習俗性情德行學  
術以舍而成焉者也

夫我中國有為此學者矣

浙江圖書館藏書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地史原理下

其在史記貨殖傳曰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

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

有先王之遺風

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

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好而事

末

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羗中之利北有戎翟

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惟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

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

齊工官... 善... 教... 師... 七... 書... 音... 之... 員... 會

地小狹人民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  
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忤好氣任俠為姦不事  
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鞬不  
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  
趙之遺風也  
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  
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推剝休則掘冢作巧姦冶  
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  
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樸上之邑徙野王野  
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燕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  
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

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  
文絲布帛魚鹽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  
於彘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  
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遣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  
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象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買趨  
利甚於周人  
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昔堯作遊成湯舜漁  
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  
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  
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  
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  
在虞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

天下自是每因諸帝山陵則遷戶立縣率以為常故五方雜錯	楚昭屈原景燕趙韓魏之後及豪族名家於關中強本弱末以制	秦氏資之遂平海內漢初高帝納婁敬說而都焉又徙齊諸田	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號稱陸海四塞為固被山帶河	其在杜君卿通典州郡篇曰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	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	信	北潮皮革鞞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合肥受南	齊浙江南則越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繪以北俗則
--------------------------	---------------------------	--------------------------	--------------------------	-------------	------------------------	------------------	---	--------------------------	--------------------------	--------	--------------------------

溫州市

風俗不一漢朝京輔稱為難理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陽天水之  
西接近胡戎多尚武節自東漢魏晉羗氏屢擾旋則苻姚迭據  
五涼更亂三百餘祀戰爭方息帝都所在是曰浩穰其餘郡縣  
習俗如舊  
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淫佚周初從武王勝殷東遷之後楚  
子強大而役屬之暨於戰國又為秦有資其財力國以豐贍漢  
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建立學校自是蜀士學者比齊魯焉土  
肥沃無凶歲山重複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故一方之  
寄非親賢勿居  
荆河之間四方輻輳故周人善賈趨而織嗇韓國分野亦有險  
阻自東漢魏晉宅於洛陽永嘉以後戰爭不息元魏徙居纔過  
三紀逮乎二魏爰及齊周河洛汝潁迭為攻守夫土中風雨所

交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輸便萬國之享獻不恃隘害務  
修德刑則卜代之期可延久也  
冀州堯都所在疆域尤廣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俠而鄴  
郡高齊國都浮巧成俗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  
文學盛興閭井之間習於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  
古稱重鎮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資焉  
兗州舊疆界於河濟地非險固風雜數國秦漢以降政理渾同  
人情朴厚俗有儒學及西晉之末為戰爭之地三百年間傷夷  
經甚自宇內平一又如近古之風焉  
青州古齊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太公用之而富人管  
仲興之而與霸人情變詐好行機術豈因輕重而為之樊乎固  
知導人之方先務惟以誠信逮於漢氏封立近戚武帝臨極儒



雅或興晉惠之後淪沒僭偽慕容建國二代而止今古風俗頗  
革亦有文學大唐初立都督府乃命親王鎮之漢氏之制信可  
取也  
徐方鄒魯舊國漢興猶有儒風自五胡亂華天下分裂分居二  
境尤被傷殘彭城要害藩捍南國必爭之地常置重兵數百年  
中無復講誦况今去聖久遠人情遷蕩大抵徐兗其俗畧同  
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字內分崩江淮濱海  
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  
拒守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永嘉之後帝室  
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品  
處力役之際吟咏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  
荆楚風俗畧同揚州雜以蠻獠率多勁悍南朝鼎立皆為重鎮

然兵強財富地逼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有是以上游之寄必  
詳擇其人焉  
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為雄珠崖環海尤難賓服  
是以漢室嘗罷棄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強吏懦豪富兼并役屬  
貧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輕悍易興迷節爰自前代及於  
國朝多委舊德重臣撫寧其地也  
司馬氏杜氏誠好學深思之士哉其於地理也可謂擇焉必精語  
焉必詳者矣雖然我竊猶有疑焉夫自禹受虞終以貢名史方輿  
之學此其推輪繇延迄四十餘載代各有史史各有志我嘗發名  
山之藏篋搜故事於乙部琳瑯滿屋燦然前陳亦孰非一代著作  
之才千古不朽之傳縱橫萬里上下百代規畫形勢如指斯掌曠  
然各有羅括羣有之概亦自謂精心結撰於是道無遺憾矣然我

又嘗廢書而起獨行數千里下從農家野老游相與披深林探窮  
谷薄高原俯曠野竭我力所能至揣摩風俗指畫壹是語絮絮不  
能休庶幾於其民之性質習俗或髣髴而得之而求諸古書所載  
達人所詳乖越萬方往往得之文字之外又嘗入大都會見夫居  
者行者趨者走者目營營而四顧者往來如織心為利醉蟻附蠅  
集倏忽異情簡冊所稱徒為陳迹嗚呼彼之為地理言者積書充  
棟一切皆塵羹土飯之遺於斯究何與哉而我又不能以司馬氏  
杜氏之才廁身史家之林而其所見於民人社會之義者復能洞  
徹本原隱隱為千百年後言新輿地學者導其先聲今西籍之紀  
載畧備矣據我舊聞證彼新得未可謂我中國之無學也然以視  
彼之所謂合歷史學政治學人類學物理學心理學及一切科學  
哲學統計學而為地理學者瞠乎若出其後嗚呼白種通人之為

是學也彼乃抽理於繁蹟之中宅辭於典要之府令人誦其言者  
如與彼民相往來於里巷邑閭之中戶識而家稔之討論古今無  
微不入往往於閉戶著作之時臨風眺望馳騫六合奮筆疾書爛  
然滿目識造物之無盡藏人情之多變態與夫朝廷之所設施而  
經營者人類之所鑄鑄而化分者自有生物以來之所推移而改  
革者昭然豁然色舉萬千如琴之張如網之羅如星之列如棊之  
布如三軍之立幟如百貨之陳於達中人人得而過問之如鈎沉  
珠於萬尋不測之淵揭而示之於市人未有不識其為寶貴者嗚  
呼盛矣白種通人之為是學也  
今欲以彼之所學者為我中國之民闢一新地理史其要有四  
一調查貴寶夫調查者白種政治家竭智能殫思慮窮年累歲以  
為之而猶恐其報告之不信變狀之難窮自十八世紀以來凡所

以防奸偽而慮藏匿者萬方以致其術縷析條分按籍而索家稽  
其數人按其譜一生兒之微也而有公生兒私生兒之別一生兒  
輒死之暫也而有既死而產先產後死之辨而況其大者如婚嫁  
年齡之限疾病療治之術彼固以為極其詳而括其全矣然而有  
識之士於潛心研究之下喟然興感為之申疑義於千載寫胸中  
之不平樹異幟於舊牘窮一時之情態大聲疾呼以告於人曰此  
調查之無可徵據者也蓋以報告之不信變化之難窮雖以今日  
歐美文明之盛而猶不能免此此固讀彼國統計史者所孰知而  
能辨者矣况於我中國自漢以來大權旁落於胥史積之既久溷  
淆然有江河日下之勢案牘累萬但供公文百端規避鬼蜮出沒  
保甲之策榜諸門外以一報十人不過問夫戶口者朝廷所鄭重  
而矜持者也而今之稱民者動曰四萬萬嗚呼四萬萬之數何據

哉斯亦於萬無可知之中而姑舉其概畧者耳而西人言地理學  
者為方里居民平均之分数輒曰印度每方里有一百九十七人  
支那每方里有二百三十三人愚矣哉彼以中國之民數可憑乎  
愚矣哉夫戶口者朝廷所鄭重而矜持者也而猶無一定之數之  
可求其他則又何說調查之不實吾於我國之地理史莫莫矣  
一區劃貴小歐洲小國如瑞士不及我華一大郡而於調查之時  
劃為數區曰中央瑞士曰東瑞士曰南瑞士曰西<sup>南</sup>瑞士而以英國  
愛爾蘭之民別於蘇格蘭以蘇格蘭之民別於倫敦其於倫敦也  
又有都會村舍之別其間風氣不同嗜好或異窮源溯流羅羅前  
列百里之邑中有鴻溝矧我中華橫亘亞域而欲以一紙空文窮  
民生利病為之區別於其際曰某宗教某學術我民之所奉而從  
也某慣習某影響我民之所需而被也其民性<sup>之</sup>質歟譽之曰自大



身史家之林然其所稱民間風俗者或僅繫之於大都會或姑約  
之於古九州嗚呼此誠無可如何之數也區劃之不明非自今者  
始矣世有言地理學者乎上之為周制下之為歐史二者皆以區  
劃之小為貴  
一分類貴多夫於萬無可知之中而姑舉其概畧者大抵皆不善  
於分類者也我中國古有名家學太史公之論名家曰控名責實  
參伍不迭公孫龍鄧析子惠施之徒其魁傑也今白人科學獨盛  
於文明程度中作萬丈大潮流之勢排山擁海挾學術世界而左  
右之於乎設舉公孫龍鄧析子惠施之徒挾今日白人科學而以  
施地方調查之責而猶謂報告之不信變狀之難窮吾知其無足  
慮矣夫類之分也作始甚簡將畢必鉅一滴之泉引為江流大木  
參天種自一子以人類之衆積天地生物之始以至於千百億萬



年遞行遞推萬變不測而復加以政治之觀感社會之鎔鑄嗜欲  
之攻取風氣之移易山居澤居之其狀不一而人之言地理者必  
曰其民良也其民莠也其剛也其柔也夫此亦於萬無可知之  
中而姑舉其概畧者耳而白種通儒之於物也剖之析之分之合  
之且從而化之於人也觀其質察其性類其情極其狀因其地隨  
其時以別之以界之以錯綜而條貫之是故歐洲人民之見於統  
計史者必問其家族之所自出與習俗之所自成吾觀西史所載  
歐地三分之一為拙同人三分之一為希臘人三分之一為司拉  
巴泥枯人於其宗教之異同語言之離合性情之變易種類之興  
衰智識之短長德行之修廢萬目并舉歸於一綱而其民事詳盡  
如疾病一端必責之醫師報告曰某何病某何病察視甚微分目  
甚繁英國醫家報告之病狀至六百種有奇不聞曰某病熱某病

寒某心病某肺病某肝腎病而已若夫人類之別昔但於其色辨  
之曰黃種白種紅種黑種稜色種耳而今知人色之不足據矣於  
是有區別骨相如長頭圓頭廣頭扁頭毛髮長短拳直疏密之類  
而今又知骨相之不足據矣於是合其人之語言質性體格顏色  
而今人類學家所辨析者乃自三類五類七類以至十六類而猶  
嫌其不詳而猶嫌其不盡宜乎白人之學之精矣我讀中國地理  
史寥寥數大端耳曰都邑曰山川曰古今沿革夫此固亦嗚然大  
矣吾為其無用而掎之若夫進而求焉而略有意於民生之情狀  
與風俗之關係矣然其所據以為斷者但如古爾雅所云曰「天平  
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夫所謂仁焉智焉  
信焉武焉者又必未可以一律視者矣夫此固亦嗚然大矣吾為  
其無用而掎之

一比例貴精比例者萬事之原自無物世界植物世界動物世界  
以至人類世界皆從無窮之比例來地理者幾何原理中之比例  
公格也今任舉一物而但曰良曰窳此無比例之說也任舉一人  
而但曰優曰劣此亦無比例之說也即復舉一物而但曰此良彼  
窳此窳彼良復舉一人而但曰此劣彼優此優彼劣此仍無比例  
之說也為比例學者有以辨其窳中之良良中之窳優中之劣劣  
中之優共工觸山堯舜或讓其力子貢貨殖仲尼曷勝其才吾嘗  
橫眺海內外統文野智愚強弱極不齊之類披窳導卻發抒蘊蓄  
指顧風生目空今昔穆然見天地無窮之藏蘊十里之邑豈之異  
人千家之市必有敗類而或感於國家範圍之力父師教育之靈  
經學校之所陶鎔文章之所漸化習染之所推移而若有一二之  
可憑矣而其中之氣象不同者又豈無出類拔萃翹然自立於人

羣之外未可謂紅樓舊族皆為無用之棄才而歐羅巴所產者盡  
開明有識之種也又况人各有能有不能或質優而才絀或德強  
而智弱蒼天不仁而任其相競相爭於其中元黃血戰陰風逼人  
鬼哭神號不知所訐吾安知自有生以來所以爭戰勝於物競夫  
演之大舞臺中而敗而死而亡而絕者必皆無空前絕後不可幾  
及之大事業而可以垂不朽於萬世者矣埃及之城郭淪於地道  
秘魯之開化先於合衆撫今鑑昔能無憮然而以吾中國之民自  
殷周以後三千餘年干戈屢興乾坤變色閱數十姓力征革命之  
後代各異制人各殊俗而其中由分而合由合而分大小不偶情  
態萬變其所以輸入斯民之耳目而震盪其腦靈者必有遺俗之  
尚存流風之尚煽斯非可一律同視也矧於氣候寒暖之別土地  
硯美之異物產登耗之數山澤位置之殊皆與我民有直接之關

像橫東西而綜南北地廣人稠又未可以漫無比例者出之而今  
之為地利言者於比例之學何如吾誠不知其所操何術也  
若夫調查已行區劃已明分類已詳比例已當而地理史可作矣  
因此四要垂為十表  
一戶口表  
歐人之於戶口非如我中國簿書冊報但以供賦役任捐輸而已  
一人之終始必悉其原一家之遷徙必窮其故於是有國民之別  
有容民之辨美利堅統計史載一千五百年鬪爭時代歐洲國民  
各自構為各國之民以互相攻殺而國民差異之狀遂至不可窮  
詰夫類聚羣分社會斯立大哉西儒之論社會也人人各有集合  
社會之勢力而社會實自國民之天性及感情而來吾觀於歐洲  
調查之冊而知自一千八百一年法之民數居二等一千八百九

十一年法乃退居四等而德為全歐二等民數國此日耳曼所以  
教興於列強競勝中也夫民數之不詳未有可以識國家之興廢  
辨習俗之澆純者齊州九點風起塵飛瞻吾同胞以生以息戶口  
之於地理大矣  
一宗教表  
甚矣歐人之惑於教也自十八周以前主其說者操世界大能力  
起而與國家政治相抗禦風馳電掣凌厲無前流血百萬各思犧  
牲其身為基督大弟子以効命於一宗之下甚矣歐人之惑於教  
也自科學漸興始稍稍有易其說者而風潮之盛餘波未能驟遏  
彼教固亦大昌矣世人言中國宗教者曰儒教曰佛教曰張道陵  
教而或且新其說曰祖先教然我謂中國有教而實無教夫宗教  
之家必大出其力以屏絕外教之所自入而後可獨擅其權以奠



遜人與英之撒遜人一族也而氣習不同矣總之與他族久相居處而猶不失本來之真面目者其初必為文明獨立之國反是則靡而從耳是故美國於建邦之始必使其國人與非國人互相權衡互相維持繫而鍛鍊一雄國特色之民此誠所謂製造人種之能者矣吾中國之言人類者必曰始於黃帝然我謂自黃帝以上人民亦已繁矣炎帝有天下數百年黃帝戰而勝之不能盡殺其子孫如後世劉裕蕭道成盜賊之行俾無遺種而後已也而蚩尤之在當時亦且據有疆域撫有衆庶是必一代之貴族無疑矣黃帝亦不能盡舉而殺之人乃見於唐虞夏殷周之君皆黃帝苗裔而遂謂中國僅有黃帝之族者斯不達之論也矧我又嘗讀鄭樵通志氏族略而有氏為有巢氏之後宓氏為宓犧氏之後是豈黃帝血食之靈所能驅而走之哉要之我民為國家文明之力所征



服者自五帝始焉

一學校表

嗚呼東西隣學校之盛也十里之城置學乃至數千所嗚呼東西  
鄰學校之盛也我國之民計四萬萬餘不學者殆三萬九千萬人  
學則百之一耳東南夙稱文學地自大江順流彌望近萬里烟火  
人家衡戶相對而絃誦之音往往不達於耳者至數十里人之識  
讀書輩者每曰村學究乃至有村而無學究者比比相望然則學  
究亦大有裨於我國文明之程度者也今且無問公設學校私設  
學校及一家一族自置之塾舍一切著之於籍而比較之夫其地  
學校之盛者必其民於社會中有蒸蒸日上之勢美哉三代之時  
國學州序黨庠家塾之遺制今乃行之於海外矣數典可稽我豈  
遽忘其祖哉

一職業表

天下有無業之貧民國家其遂衰哉夫人之職業亦隨地而易者也山處之民與海處之民其生計固大異矣然海為四方輻輳之區往往為大都會所繫而民多喜逸而惡勞故常自山趨海一千八百九十年美國調查戶口十分之三居海岸低地十分之二居大西洋原平而其餘高原內地大且十倍而居民僅得其半於是統計學家有慮其為農業之累者然此亦勢之所必然者也抑白人調查之冊每別其為常業人為非常業人為自由業人為不自由業人而我民之無常業而不自由殊甚奔走衣食十不一濟乞人滿街匍匐一飯困不能生激而為盜白晝殺人流離四竄我不解療貧之院歲給公帑盜賊之律猛如烈火而我民之蕩拊無歸者猶日加而未有已也况我民之無職業可名而亦以衣食之計



有味乎其言之者於是知我中國地理之學之疏矣

一罪人表

罪人於天然之地理為間接於人為之地理為直接窮居山谷之族

不自聊賴其激而為罪也則攘則奪而通邑大都之內百貨駢填

奸宄伏處其流而為罪也則詐則偽然我觀歐洲統計記於犯罪

平均人數郊野每不及都會之多夫都會之民以智度高下論其

過郊野遠矣然或以智識愈進而奸偽愈萌此又五大洲中之公

理通例也且歐人於自殺之案考察尤精自一千八百一年所載

自殺人數每歲遞加而至一千八百十一年調查之際其數較前

益盛蓋亦以念慮思想之用日廣而愧恥奮厲之心自生歐人之

言文明進步者曰自殺者殆其人之德行智慧兩相迫脅而為此

者矣夫罪人之種類多矣自殺者亦罪人之一端也然而天下之

大可矜憐者莫自殺若矣

一儒林表

儒林所以救政治之窮者也問嘗察郡縣之利病覽山川之景物  
懷遺風於千古恍山高而水長往往以布衣之士矜式鄉閭手無  
尺寸之柄而軌轍所至觀聽一新鄒魯絃歌為昌平之餘教里門  
通德感武夫而投戈昔之所稱今詎無人抑豈無通博之徒多材  
多藝以智術為當時倡維幽鑿險馳騁六合發大空之秘藏輸斯  
民之腦覺不覺於數千百年以下舉舊學而一掃之登而呼聲聞  
百里舉凡風雲之所聚會鬼神之所秘惜元黃之所凝結民物之  
所憑依莫不奔軼趨赴於几席之上供其文章增其光采迄今讀  
古希臘先哲遺傳輒為之肅然動感而東遊大海西望巴蜀北薄  
長城南經古閩粵舊壤慨然見我邦學術之盛益不能無望於今

者繼起之有其人也  
一文明原始表  
偉哉人之論中國文明者切切於南北  
南人貴理想北人尚氣節南人重辭華  
同歸大端斯舉條流畢貫折衷至當我何間然雖然我竊猶有說  
焉夫其權力之自外界來者每漸移於內部自然之變化而不能  
以久據風會不一因人而易東南當三代時淪於夷狄中原擯之  
至不足比數雖以吳太伯楚鬻熊之餘教傳之且數百年而不能  
振然自左史倚相古書能言季札觀禮垂聲上國前後殊狀斐然  
有章采之觀迄戰國之世而文學震一時矣漢家大儒類起北方  
三國鼎居推魏獨盛雍容經術餘風煽於典午然東遷而後神州  
中絕以左帶沸脣之族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自淮以

北蕩為榛莽而詩書文采之遺乃僅繫一線於江左小朝廷矣夫  
文明之阻必有其所以自來及其興也又必有其所以自始吾道之南  
於言氏而有望西蜀僻處藉相如以開先古今豈異軌哉夫當此  
二十世紀競爭大流初長之時羣雄並起惟我獨弱文明古邦眷  
念往哲於昔何因於今何果來者可作以待百年我中國庸有望  
歟

一歷代君主表

泰西文明之運以能革命興而我中國文明之運以屢革命衰戰  
國之學術蕩於秦漢後之學術夷於南北朝南北宋之學術廢於  
元肇<sup>敬</sup>回起大盜歌嘯附者如雲赤地千里一代之興必殺人數百  
萬數千萬而後兵力所加無復東觀舊籍肝腦塗地曷問柱下之  
藏及海宇甫定故國邱墟欲問古人殘羹吐棄之遺而父老已盡

浙江圖書館藏書

矣嗚呼自今溯昔代凡幾易姓凡幾更一統歟分裂歟要必有目  
不忍視耳不忍聞口不忍言之大劫運以成之而其所以宰治天  
下者又必有萬方牢籠之術駕馭之能積之既久而其用益工秦  
鑑於周漢鑑於秦魏晉鑑於漢魏以下宋鑑於唐元鑑於宋至明  
而上鑑於秦後二千年而大張其力於一姓之天下山川曷極景  
象萬殊登泰岱華嶽之極顛下視黃河之流昭然曠然羅九州於  
一抱問誰為締造此者誰為維持此者誰為敗壞此者誰為鼓舞  
此者臨風慷慨奮筆疾書而非為二十四家作譜中畫象點綴丹  
青以自陷於考据無謂之學矣  
具此十表而以其調查之實者區劃之小者分類之多者挾比例  
之術以出之而地理史乃可為矣夫地理史者必合歷史學政治  
學人類學物理學生理學及一切科學哲學統計學而後成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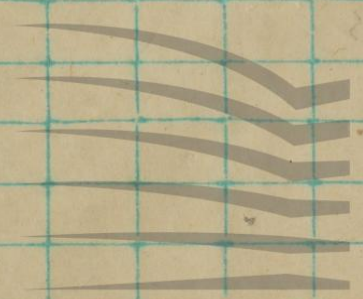


抑必繫之於民而後當者也地理之無與於民者蓋闕之可也  
觀於此而任人不任天之說斯勝矣抑吾固言之矣夫人類所由  
羣進文明者不為天然力所壓服而常有征服天然力之大權是  
權也吾何從而知之雖然人之可以勝天久矣英史曰英蘭人所  
至之地必有一切英國不可移易之民氣不為地運外界力所加  
美國社會統計志曰世界自然之中有人羣力有天造力有政治  
力天造力於人羣為間接政治力於人羣為直接又曰人羣能自  
用其力以變化四圍情態之反動力又曰天造之力自然遙應於  
人羣志嚮願望而又以人羣力使之適相應者也又曰人羣當求  
得其變化外圍之力使適應於吾人之志嚮願望以達其目的嗚  
呼此誠所謂征服天然力之大權者矣  
雖然地理者因時而變者也為地理學者又因時而變者也滄桑

何狀舉目頓殊天鑿其靈地通其脈自人力世界易而為機力之  
世界氣車交馳一息千里而地理為之一變矣自機力世界進而  
為電力之世界望空飛聲達於耳膜而地理又為之一變矣夫形  
勢之驟改其初者即民俗亦因而趨之當閉關不通之初安居樂  
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斯誠渾渾七竅未鑿之大可憐者矣然而環  
球通道之後電車風馬大空改色其內界之漲力甚大即其受外  
界之壓力亦甚速自今已往吾不知世運之變遷何如然其為地  
球彼此無間達交通之極點東西南北之人來往如家庭徧內地  
皆鐵道電桿無阻險之山川無界絕之風氣之一時可知也夫昔  
以西北天絕東南地絕視中國為大一統無外之邦而今則侈然  
自大之心卑然有以自抑矣即彼族之雄闕一球者當數百年前  
亦未知有天地之大者也絕大西洋以西渺然若非人境自哥崙

布開新殖民地而美洲熱(大流倒捲而向東北世界為之一變矣  
蘇士河未開之時道路梗塞其中商賈因而裹足而今之塞者通  
矣以南洋熱帶之島居而今幾無隙地矣以北冰洋無人之地而  
今之探其地者且踵至矣嗟我中國嗟我中國地非不廣民非不  
衆夫亦地球中侈然一大國也今試以歷史為爐土地為炭萬物  
為銅人類為火鎔宇宙而一冶之黃歟白歟紅歟黑歟稜之色歟  
吾恐歐人將躍躍自鳴曰吾必為鑄鉞大劍矣雖然此亦存乎人  
為之力耳天下健者甯獨斯人我中國固侈然地球中一大國也  
然我又嘗攬民風而察景物不覺惻然於神明之宵禮義之邦遊  
古克冀荆揚雍梁豫徐青諸州而究不知其後之何如矣環海渺  
茫後顧何人而以其亞洲大陸之地處二十世紀競爭最烈之時  
代我誠不知其後之果何如矣

溫州府志卷之...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清华大学图书馆  
0524